



□ 12
3764
291



D17
3764
291

詩古微十　邵陽魏源默深著

秦風苍問

問曰秦風皆國君之事無閭巷之風故世次易明然孝王始命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宣王命秦仲爲西陲大夫皆未列於諸侯故仲僅以字配邑安得同貢詩述職之例而得有國風者何駟驖小戎皆美襄公然平王封襄公爲諸侯秦於是始國通使聘享故終南其君也哉明美襄公始爲諸侯之事若駟驖篇田狩園囿之樂則先世附庸亦豈無之而至是再三歌詠者何襄公伐戎至岐而卒何嘗有深入戎廷在其板屋之事（地里志天水氓以板爲室屋毛傳曰西戎板屋）何嘗有克復故地温其在邑之事（毛傳在敵邑也）且

91-324

既爲襄公末年最後之詩而列於蒹葭終南始爲諸侯之前者何曰三家說明則羣疑冰釋矣左傳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服虔注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詩譜正義）夫知爲襄公追錄先世之詩則是既爲諸侯以後列於朝會貢詩王朝而非在西陲大夫之日矣知駟驖小戎二篇非襄公詩則田狩園囿皆先世始爲附庸之事而駟驖稱公乃追錄時所加猶譜疏莊公爲追謚矣知追錄其先世不專指秦仲（仲爲大戎所殺）則小戎自是秦仲子莊公以兵七千破西戎故有兵車甲胄在其板屋之語且復其先世大駱犬邱地并有之居其故西犬邱故有溫其在邱之語秦本紀莊公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是以犬邱爲故都邑之證（官其七

蒹葭終南二篇之前矣

曰蒹葭詩何以爲刺襄公曰毛詩刺襄公不用周禮大旨得之蓋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變周民也幽部皆公劉太王遺民久習禮教一旦爲秦所有不以周道變戎俗反以戎俗變周民如蒼蒼之蒹遇霜而黃肅殺之政行忠厚之風盡意謂非此無以自強於戎翟乎不知自強之道在於求賢其時故都遺老隱處藪澤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特時君尚詐力則賢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難尚德懷則賢人來輔之故求治順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禮教遠開武靈騎射之風近啓孝公富強之漸流至春秋諸侯終以夷狄擯秦故詩人興霜

露焉毛傳謂下章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以霜興肅殺則下章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又何以取興乎故知詩非興禮教商鞅說孝公以霸易王難卽此詩所刺爾王氏夫之詩廣傳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瞠乎視之而不知其可履也溯洄從之而阻長不如溯游之宛在也使早知此胡爲其溯洄哉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於溯游者鮮矣嗚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面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擯之以令天下先乎齊桓而霸霸宛在矣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所傷沿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如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卽以之王不待六國之燔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閒交臂失之而跳與爲理乎無已以逆取之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

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怨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於不智也蒹葭之詩刺之早矣

曰秦本紀襄公七年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之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則襄公時終南未爲秦有而以終南詩屬之襄公者何孔疏則據鄭譜謂襄公卽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而以史記爲誤者何曰孔疏曲徇鄭譜之繆也襄公居汧在今隴州地里志秦今隴西秦谷譜謂近鳥鼠之山其地在岐山西六百里漢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考岐山在渭北太壹卽太白山在渭南地相準直并非指豐鎬之南山

況襄公受賜岐西雖地未至岐而兵已至岐則其南望終南徘徊形勝情所必有此詩所由作也至子文公破戎而遂有之然岐以東則雖獻之周周亦實不能有尚爲戎藪秦本紀甯武德宣成五世皆與戎力戰吞并而德公元年卜居雍後子孫當飲馬於河則其疆域距河尚遠而地之未淪於戎者則又有於周晉故周惠王與虢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其時距東遷已將百載而西畿尚爲周地及晉惠公再返國時入河外五城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以賂於秦故孝公令曰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地里志曰襄公後八世孫繆公稱伯以河爲竟秦本紀曰繆公時秦地始東至河所謂拓地千里者卽此孰謂襄公地已至河哉故知終南爲兵至岐西之時勸於平王許有岐豐之命而作終南屏障豐鎬形勝要害襄公雖未復岐東而兵已至岐且奉有賜岐豐之王命故曰君子至止其君也哉皆臣下冀幸之詞若曰此地久爲戎有今我軍已至終南扼據形勝使戎地復見舊京文物漢官威儀豈不盛哉不言戎服而言錦衣狐裘正以變戎俗爲冀望之詞猶周公東征未歸而有衮衣繡裳之覯也蓋襄公未卒時兵已至岐而作服虔惟以兼葭終南二詩屬之襄公皆本韓詩以發秦風之全例使左傳服注盡存則季札觀樂一篇其有功於三家詩者可勝道哉

問曰左氏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秦本紀繆公卒用人從死者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秦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皆以爲刺繆公也集傳

因渭陽康公爲太子詩而次於黃鳥之後因以臨其穴惴惴其栗爲三良自臨其穴鄭箋謂秦人臨三良之穴謂康公從父亂命生納諸壙則是兼刺康公者何或以詩中良人爲三良妻哀其夫之詞者何曰齊詩匡衡疏秦繆貴信而士多從死漢書敘傳田橫義過黃鳥而法言亦以荀息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繆公之側爲皆不食其言但三良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用百身以贖之秦蒙毅對使臣曰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然則三良非感恩慷慨自殉實出於繆公之遺命故應劭述秦繆君臣酒酣要死王棨因有臨沒要死焉得不隨之句明迫於不得已故秦人欲百身贖之耳繆公亂命康公從之皆在所刺吾以知書存秦誓非

以嘉穆公之眞能悔過也誠悔過於生前必不歌黃鳥於身後矣至以良人爲哀其夫徵論與左傳不合且呂覽序意篇曰秋甲子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與秦誓之番番良士同例豈彼良人亦謂其夫乎

問晨風權輿二序皆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者何曰康公之棄賢於傳無徵卽以詩爲刺棄賢亦於三家詩不合也後漢桓範與管甯書曰思請見於蓬廬之側承訓誨於道德之門厥遂無由託思晨風藝文類聚是明爲欲見賢者之詩說苑及韓詩外傳載魏太子擊守中山使倉唐於父文侯問擊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黍離既衛風父子之詩詳郝卿衛答問則晨風亦謂不敢忘父好賢之意君子謂賢人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秦君

思賢之詞也苟詩刺嗣君忘父棄賢魏太子何爲誨之以感其父乎康公渭陽念母霸業克紹何爲遽有棄賢之刺若執權輿篇爲棄賢之證則尤不然賢者事君道合則留諫不行言不聽則去未聞以口腹爲睽合也醴酒不設見幾而作重禮重道未聞戀哺啜而不去也古之明君得士者昌則得明夷不食之士非得觀我朶頤之士也戰國之君虛其國疲其民以養游士士皆修其冠劍多其談謔矜其夸捷以娛人主於樓遑之下孟嘗之門食客三千上客肉食乘車中客魚飧下客草具茅羹其豢之也殆狗馬無幾矣湯得一士於莘野武丁得一士於傅巖文王得一士於渭濱皆未嘗食三千之客於門下也方秦穆之求士也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且屢敗猶用孟明善馬以食勇士四方游士望風奔秦如水赴壑如獸走曠抵掌游談濫竽呴沫惟捷捷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遑多有之益秦穆晚亦悔之矣康公嗣位思紹霸業始亦適館授餐虛市駿骨士歸之如晨風之鴥北林此夏屋四簋所由來也既而自老成耆舊外賢士百不得一才士十不得一依草附木類多虛浮嗜利無恥之徒秦人深厭之又懼其持國中陰事走諸侯以相難也乃不飽以困之坐老旅食垂死關中而游士之風爲秦人戒使其民趨實去華益勤於耕戰蓋楚與秦皆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也君子於此無譏焉曰此以不飽無餘爲嗟者雖厭之可也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權輿詩人其馮諼之流乎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唐

人不以爲恥雖以白命稷契之
人與衛風北門憂貧之大夫皆自道其乞憐告哀之情而無所
洪涇其皆唐詩所祖乎視不食嗟來之餓夫猶鴟鼠之嚇鵷雛
矣至於夏屋之訓則王肅述毛云屋則受之於先君食則受之
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檀弓以堂防夏屋象馬鬣之封
崔駰七依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楚詞大招陳夏屋之廣大
揚子法言知夏屋之帡幪鄭箋別訓屋爲食具則與下章四簋
相重與韓詩傳周人夏屋而商門之訓不合通典與毛傳夏大
說文屋居之訓亦不合豈得舍檀弓夏屋之文借爾雅屋具之
釋乎

曰無衣序刺用兵不言何世疏以在晨風渭陽閒謂刺康公而
又謂康公當周頃王匡王時王命不行於諸侯秦又未嘗從王
征伐且從王出征乃爲臣之義不當言刺因謂刺康公用王法
興師者何或又謂定四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謂詩即秦哀公所作王謂楚王子
謂申包胥仇謂吳人也若然則其詩遠在陳靈之後者何曰疏
說附箋强鑿爲刺非毛義非三家之義毛傳曰上與百姓同欲
則百姓樂致其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是陳其
先世勤王敵愾之事故包胥之役哀公賦此以出師若爲直刺
用兵則是賦以拒七日之哭何爲出五百乘之師乎若更據此
以爲詩作於秦哀公夫子應楚昭之聘聞其詩而錄之則是國
風不待陳於王朝而凡滄浪之詠接輿之歌鸛鵒之謠皆可傳
聞采錄矣豈知經例者哉地里志言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
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於興師
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事此魯詩以無衣與駟驖小戎皆秦先世美詩之證若刺康公用兵則民不樂戰曷爲引以證秦俗之勇敢乎考秦風自終南以前皆襄公前世之詩而後此力戰破戎收復岐東故地獻諸周室者功莫盛於文公不應反無一詩則無衣殆勸於平王賜岐之命踊躍用兵同仇赴敵而康公時追錄先世之詩故編於康公詩內如駟驖小戎追錄於襄公之世而毛序并以爲美襄公又如商頌作於正考父以其樂作於宋襄時而韓詩序以美宋襄公歟故知秦風一陳於秦襄初受王命爲諸侯之時再陳於晉伯主盟之日（周室衰微秦必不肯以黃鳥刺繆之陳於周故知皆晉伯所代陳）陳啟源曲傳箋疏刺用兵之義因謂秦自商君立首虜之令始以好戰稱雄方春秋時與晉用兵殆十遇九敗以駁秦俗强悍樂戰之說不但顯違漢志且秦以西陲養馬大夫耳驪山之敗四面皆戎而文公岐山一旅盡收已覆之神京屢世蠶食竟霸西戎至於穆公三置晉君一救荊禍益國二十擴地千里遂與晉楚爲敵豈得因殺師一敗遂并韓原之獲雄濟河之焚舟岐東之拓地申胥之復楚皆謂秦兵不足用乎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其周之舊乎誦詩而聞國政知必有能辨之者曰列女傳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穆姬死秦送其弟重耳入晉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作渭陽之詩說與毛同而集傳引廣漢張氏謂康公有念母之良心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然則渭陽之情不終而錄其詩者何曰此詩序箋皆不得康公之情幾以送重耳與送夷吾無異而廣漢張氏尤爲瞽說益

康母穆姬申生之同母女兄也申生臨死以重耳爲寄穀梁傳故
里克丕鄭皆欲立之秦穆亦仁而欲納之惑於公子縶之邪謀
貪河外五城之賂乃樹夷吾以自利穆姬則怨夷吾之背約不
納羣公子也每欲立重耳而未遂其志故國語穆公享重耳賦
鳩飛韋昭謂取我心憂傷念昔先人之義言穆姬已卒念傷亡
人思成次子渭陽之志猶鳩飛之志也夫子於詩錄渭陽責秦
穆之舍明立昏而納重耳之晚也罪穆公不罪康公也亦猶書
存秦誓罪其悔過之晚不足贖其殲師之罪也黃鳥之刺且在
誓殺之後惟其但咎捷捷之諞言無一自怨自艾之誠惻故番
番良士佽佽勇夫旋即殉於咸陽之穴也詩存五伯桓文而外
莫盛於楚莊之存陳而秦穆宋襄皆功不補過焉柰何舍穆公

而責康公乎然則康公令狐之役何以異於秦穆曰公子雍長
而賢文公愛之而仕諸秦故康公因晉之迎立納之以繼文業
而終母志晉人怠長貪幼中道背秦以有令狐之役卒致夷皋
之弒國幾中絕計莫斯謬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
文公之入無衞是以有呂郤之難故多與之徒役正渭陽之情
由張氏之說豈欲其拒晉之求而挾以爲市乎豈以責繆之納
夷吾者并責康之納雍乎豈以令狐之役當徒手就戮投雍死
地而不當拒戰乎渭陽一詩關於晉之伯業者甚大關於秦穆
之功過詩書之大誼者甚深故曰秦風穆康二世皆晉伯所陳
之詩

問顧炎武謂秦本紀會稽刻石於禁制男女淫佚一事詞繁不

殺至與并六王一四海之功並舉然則秦俗果至始皇而一變乎曰會稽刻石專指吳越民俗而言若秦風之不淫則不自始皇也王氏夫之詩廣傳曰秦無燕婉褻情之詩秦之夫婦猶正也秦之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其薄甚矣而夫婦猶正雖無道猶足以霸王而闢東之國禽嬉多聚舉天下而爲一隅困亦有以夫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之域血氣之所樂趨也君子弗能絕而況細人乎善治民者思其啟閉而消息之弗能盡閉也猶其弗能盡啟也汧渭之交河山之裏天府之國民腴而血氣充又惡能盡閉哉啟之此則閉之彼矣故昔者公劉之民嘗强矣因乎戎而駾戾未革也周之先王閉之於殺伐而啟之於情欲然後其民也相親而不競二南之所以爲天下仁也逮乎幽厲之世民已積柔而慆淫繼之殺伐之習弗容閉矣秦人乘之遂閉之於情欲而啟之於殺伐於是其民駾戾復作而忘其慆淫婦人且將競焉秦風所以爲天下雄也故曰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弗能盡閉而君子重用之一啟一閉之閒强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風會之醇漓大可見矣漢唐都周秦之故壤其民一也漢教近周唐教近秦而聲詩亦異焉西京之製夷猶婉嫕雖以李陵之駾息夫朖之戾猶然其無促絞唐自大歷以後河北藩鎮殺伐日張韓愈孟郊李賀始以其車鄰轢駟之音倡天下於傲辟褊刻險陂之宇無復餘思而爲之譽者曰起八代之衰然則秦風之肅殺亦以起二南之衰與蒹葭霜露秦風所由變也

陳曹荅問

問曰匡衡疏云陳夫人好巫而國多淫祀地里志云武王封胡公於陳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於宛邱之上婆娑於枌樹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潛夫論亦引不績其麻爲休其蠶績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之證則三家詩並以爲風俗之失獨序以首篇宛邱刺幽公續序因以次篇東門之枌並刺幽公而陳啟源因斥三家之誣謂太姬生承聖化出配胡公何以習連巫覡且陳之士民何以不從君化而獨化於夫人數百年不變者何曰毛詩三家本無甚閟而陳氏自閟之也宛邱傳以子謂大夫則是臣民之習俗東門之枌謂國之交會男女所聚而子仲及原皆大夫之氏鄭譜亦謂太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則詩縱作於幽公之世而俗非幽公一人所致明矣巫祝列於周官楚俗又尚巫鬼太姬封陳近鄰楚地因其舊俗無子祈禱特等姜嫄之禋祀尚殊鄭衛之淫風陳亡靈公非以巫覡故陳風十篇其七皆刺君荒淫而刺巫覡歌舞惟首二篇豈謂一國所尚惟茲一事且大姒不能化管蔡而惟疑太姬不能坊民乎陳氏又謂首序出自采風之官所指時世定有實據然則魏檜二國無一世次豈當時采風之官預知漢世史記無魏檜世家而預缺之歟且陳氏於齊風宁及二東方篇序不言何世者又取孫毓至哀至襄未審所刺何君之說且謂詩序亦考其人於史典文放失無容悉知然則采風官之原序固已放失今之首序又何人考史所

傅會歟三家詩序同出子夏荀卿而毛詩動輒歧異豈采風之始卽已不倫或序如此或序如彼歟

問衡門毛傳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是賢者隱居求志之誼鄭箋曲傳續序愿無立志之說以易毛義毋乃鬮用三家詩說乎曰鄭箋絕無所本以魯韓遺說考之韓詩外傳子夏讀詩畢歎曰詩上有堯舜之道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列女傳老萊子卻楚王之聘亦引是詩以明志漢處士嚴發殘碑君有曾閔之行棲遲衡門又山陽太守祝睦後碑色斯舉矣殁身衡門從事武梁碑安衡門之陋樂朝聞之義蔡邕賦曰甘衡門以甯仁兮詠

都人以思歸古文則魯韓與毛傳同義卽云誘僖公亦謂賢者無求於人而人君自當求之非如箋說之回遹難通矣

問陳風十篇惟月出株林澤陂三序以爲刺淫而子謂自首二篇刺巫風衡門刺遺賢外其七皆刺淫者何子於義例篇謂衡門爲野有遺賢之刺毛傳異於序箋或疑箋本魯韓者何曰七篇皆刺淫之詩者東門之池序皆刺時毛有成例詳義例篇而一則傳云相遇而歌箋改訓晤爲對以傅會續序詳義例篇一則箋云女留他色星明不至則其爲刺男女時俗之詩不待問矣

臺門刺陳佗而傳以夫爲傅相續序惜佗無良師傅箋疏皆欲佗誅退惡師毋終致禍難夫佗殺太子免而篡其國豈誅退惡師遂免於罪詩人爲佗謀何忠於討賊何悖考公羊傳佗淫於

蔡蔡人殺之而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宋過陳遇采桑辯女使之歌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云云楚詞天問云昏微遵迹有狄不甯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天問注言解居甫聘吳過陳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決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云云則明爲陳人刺佗好淫之詩故辯女引以拒狂夫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師入陳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是陳墓門古木翳薈可以避兵故可爲行淫期會之地楚詞王逸注云人循閭微之道爲淫泆戎狄之行亦以墓門爲幽僻之所是詩蓋作於桓公之世佗每微行爲狹邪之游故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桓公明知佗之無行而不早爲之所故曰知而不已誰實使之其後佗篡弒得國卒以外淫被

殺詩人若預知之者所以爲防亂未明箋乃謂作於佗殺君自立之後刺其不誅退惡師終致禍難何其忠謀於亂賊若是哉防有鵲巢序謂憂讒賊然乎曰爾雅注引韓詩心焉惕惕以爲說人（釋文引韓詩誰侮予娓娓美也）若曰誰侮張壅蔽予所美之人乎（說文侮有壅蔽也）則爲刺男女之詞明非憂讒賊之詩矣

至月出以下三序明皆刺淫然前二篇不言所刺何人或以爲皆刺靈公可信乎曰陳以淫亡國其事莫大於夏姬之事何楷以舒窈糾兮舒夭紹兮皆徵舒懟於靈公而詩人危之之詞故列於株林之前殆不無億中焉澤陂在株林之後爲陳靈時事無疑但碩大且儼非冶蕩之詞鄭箋以詞害志惟詩義折中曰美人賢人也一國之美止有此人可謂少矣弃而不

用傷如之何詩人之寤寐滂沱賈生之痛哭流涕也蒲荷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生泥汚而能絜君子之華也其治洩諫靈公時所作乎義主思賢雖於三家詩無證而義優於鄭箋矣陳風之淫不減衞鄭一滅於狄一滅於楚而鄭後亡者亂自上則先覆其國亂自下則漸流於天下也王氏詩廣傳曰奚以知人之終爲禽獸也遽而已矣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別者別之以度乎君子舒焉小人劬焉禽獸驅焉君子甯焉小人營焉禽獸奔焉其心弗奔其容容所不迷而心或懲矣奔其容弗奔其音音所不迫而容或懲矣奔其音莫有或懲之者矣月出之汨汨而促即也株林之迫迮而子蕩也箕子立其側比于死其旁無能已其奔心況泄治乎

吾讀詩而知聖人存五伯以續王迹也讀變風終於陳靈而知聖人予楚莊之存陳也齊唐衞鄭曹檜皆無桓文以後之詩固皆桓文所陳惟秦風黃鳥以下陳風株林等篇皆在晉文之後知其錄秦穆莊楚之伯無疑焉商頌終於殷武爲宋襄述父伐楚之事韓詩說知爲錄宋襄之伯無疑焉雖然宋襄不足道秦穆悔過已晚最焉者其楚莊乎圍鄭服而舍之討陳罪而封之雖齊桓存三亡國不是過也圍宋可取而卒踐盟雖晉文之服原不是過也勝晉於邲不忍蹙民於河而還師佚之雖王者之師不是過焉至從巫臣之諫而卻夏姬殆桓文之溺色所不能焉討陳誅逆陳其風於王朝尤荆舒所未有焉故嘗謂楚莊之功不亞桓文而賢過桓文爲中夏之桓文易爲用夏變夷之楚莊

難春秋始書荊繼書楚始書人繼書子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而
夫子用世之志自魯衛外惟思用齊用楚聖人之不終夷楚章
章矣而論者且以僭王問鼎議之夫沿襲先世之稱未嘗施於
陳詩周室之日至以下國覲王朝欽先王宗彝典寶之盛而諏
其大小輕重與夫子問禮於周室問禮於太廟何異楚莊不忍
於陳鄭而忍於周乎使此問不出於楚莊而出於邾莒之下士
魯衛之韋布王孫滿亦震而疑之乎內不足者多慚懼詎楚子
意計所及哉

問曰曹風蜉蝣之詩鄭注禮用韓詩刺不忠信之人而箋從刺
奢之序者何曰未見詩箋之優於禮注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
深衣本有變易之制未聞麻雪稱奢而詩人遽憂其無所說駕
然則必盧曹之大布許行之衣冠魏風葛屨不爲儉喬唐君衣
裳可弗曳婁乎毛詩因檜風首篇刺羔裘如膏日出有曜遂連
及曹風豈小國之君必首病奢服乎表記君子不以口譽人則
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
則爵之詩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
正義謂疾虛華之言無實也則是衣裳采楚喻羽翼之鮮潔朝
生暮死與美言之難信孰若惘惘無華者可與依歸乎欲其親
諒士遠佞人也以興爲賦毛詩之失也

曰候人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而三百赤芾即左傳不用僖負
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爲毛傳大夫乘軒之所本是此詩與左傳
相證尙有何疑乎曰左氏不言乘軒者何人毛傳謂大夫以上

諸侯之制夫小國皆大夫五人以葺爾之曹卽兵車且未必三百乘而有此乘軒赤芾之大夫十倍王朝之數天子二十則盡國賦所入不足供其半何待晉師之入乎考晉世家晉師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美女乘軒者三百人則是盛於女寵非大夫三命赤芾乘軒之謂也凡經傳言芾言皺言韠言韐者皆是蔽膝女之巾如男之韐皆茅蒐染韋爲之其色赤黃故東門詩之茹藘卽女之赤芾也齊桓公歸衞夫人以魚軒是女乘安車也詩中以不稱其服不遂其媾並言又以婉孌季女喻賢才之淪弃皆對女寵而言吾聞之也楚之鐵劍利則倡優拙冷賢者荷戈殺而不之鄙蠐螬淫泆之氣恆朝躋於南山梁鵜不濡之翼徒粲粲其衣服自以爲湛樂未央也晉師西來能令婦人乘

軒以戰乎衞懿軒鶴而不知所拒狄曹共軒女而不圖所拒晉歌管未終舞衣未卷而壘環其四郊矣國語所謂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國策所謂凶年士不饜糠粃而君驁驁有餘糧士不足裋褐而後宮繡文綵穀者數百蓋古時曹濮之閒爲商賈之都會貨財聲色所藪澤陶朱端木皆賈其閒故國小而淫與陳鄭相等其後曹滅於宋而記言宋音燕女溺志亦其遺風餘俗歟自毛傳以赤芾乘軒爲大夫不但與史記魯詩不符而誦詩論世茫如霧矣

問鳲鳩刺不壹而曰正是四國傳言正長也箋言可爲四國之長謂任爲侯伯云云俱非所望於小國之君而以之責曹君者何曰此詩當與下泉思賢伯同義非責其君也曹共公時晉文

公受策命爲侯伯正所謂四國之長者而城濮之役實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畀宋人其後許復曹衛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侯獳譏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之田以曹地分賜諸侯而衛地之分不見於傳則是曹田分而衛田不分其用心不壹不均可見矣大國之字小國猶鳲鳩之字七子均平不偏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知下泉之義則知鳲鳩正是四國之義矣故不云刺其君而云刺不壹其所望於晉伯者婉而切矣

問曹人背霸非背周也宋之霸曹圍焉晉之霸曹入焉然則天下無霸而曹安天下有霸而曹危而曹人下泉思霸者何若謂晉宋之霸非郇之霸故感晉宋而思郇則再三念周京念京師者何曰詩刺曹人之背霸無王非刺二霸之不庇曹也昔者狄滅邢衛逼曹之北楚寇鄭許逼曹之南齊桓起北卻狄南卻楚而曹安於中何必郇伯始能膏雨於曹乎陳蔡申呂最近於楚而鄭次之其從楚尚迫於不得已若衛則北方大國而曹介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從楚何爲者曹衛從則天下諸侯皆南面朝楚周之大事去矣故晉文不伐曹衛則不能制楚而翼王室雖郇伯復興能聽曹之瞻楚而背中夏乎犯霸即楚爲天下僇曾不知念宗盟而嚮京師故詩人憂之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欲其因伯以通於王未聞即乎楚而求免於霸也周室雖衰而王靈尚可以庇下國猶下泉尚可以浸苞稂奈何舍宗盟其主而附蠻夷故曰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非無霸也曹人之心無之也

問焦氏易林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何楷以晉荀躒納周敬王事當之其說若何曰周敬王事在晉頃魯昭之世距陳靈已九十二年定王八年至敬王四年距晉文則百有餘年又納王亦是晉侯之功何得歸美荀躒決非詩人所指曹風四篇自是晉文入曹所陳故傳曰曹文昭也晉武穆也會諸侯而滅同姓不可乃復封曹下泉美郇伯正以郇及曹同爲文昭殆作於分田畀宋執而未封之時以郇伯望晉文故晉文悅而封之烏得下移百餘年之久乎左傳蔡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服虔謂郇在解梁縣東郇瑕氏之虛水經注涑水西徑郇城郇伯故國也左傳荀侯賈伯伐曲沃是郇伯侯爵而二十四年臣瓚曰今河東有荀城古郇國益荀郇同字晉滅之以爲秦晉大夫盟於郇則地已入晉矣

荀縣箋以郇爲州伯則河東冀州之伯烏能勞及於青州之曹當從毛傳爲二伯之一主東諸侯者考西周時十年無王惟厲王流汾共和攝政之世王子朝告諸侯曰厲王虐民心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杜注閒與也去其位閒與王室之政事孔疏則是共伯和攝之於內郇伯勞來於外皆同謂指共和攝政姓諸侯釋位以閒王政之事故十年無王而下泉詩人則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苟追述西周之盛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何僅以四國有王歸功方伯乎

幽王荅問

問曰幽風所紀節候皆遲於月令有謂幽風用周正故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明以仲冬爲歲首而七月流火與堯典仲夏日

永星火相去兩月者有謂幽士晚寒此毛鄭之說孫毓謂雖晚猶寒陸德明謂節晚而氣寒故于耜舉趾非季冬孟春之期纘武大閱非周官仲冬之月改歲而後入室仲冬孟春而後藏冰三之日夏正月周三月也非季秋季冬之候此人事之晚也鴳鳴不於五月木落不於季秋十月隕蘀嘗稻嘗麻不於秋之季仲十月穫稻九月叔苴此物候之晚也與周官月令不齊者何曰詩三百篇皆用夏正無周正者所以通民俗如采薇春日之雅臣工莫春之頌使爲周正則春莫必夏之正月安有遲萎啙祁之景來牟將熟之徵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而百卉腓冬日烈烈而飄風發至於春日之倉庚九月之肅霜又豳風夏令之明文豈有公劉當夏世而反用周正乎集傳據月令流火在六月朱公遷據歲差謂公劉時當五六月之交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卽承二月言之月令

倉庚鳴夏正采蘩時在仲春二月也三章卽繼三月言之蠶月三月也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而重之八章宜繼一之日矣舍一重二者豈當豳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堯典中星春夏交舉其次秋冬舉其宿故鄭志謂日永星火爲大火之次而七月流火爲心星詳豳風正義蓋每次三十度有奇其閒非特一宿月令孟秋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距堯時止差二十餘度不及一次矧退至周公輔政時七百餘年約十二度孟秋日在軫昏牽牛中旦觜中再退至公劉時又七八度孟秋日在角昏女中旦參中則距唐虞不遠矣當其時斗牛昏中則大火在西南隅申位故曰流火安得謂爲改次改月之證乎至於地氣寒燠區南北不區東西日行南陸則近地而溫日行北陸則遠地而寒若南北相同則雖由東海以至西海總爲日道所必經故層冰飛雪多

在極北之區而于豳葘嵎無殊震旦之候矧周禮作於鎬京月令作於咸陽與豳同爲雍州之域相去二三百里安得氣候寒燠頓殊月數乎予嘗冬月來往邠州其氣候與齊魯無異不但同於雍鎬而已然則其不同奈何曰七月公劉豳國之民風也其時則夏時其政則夏政也王者通三統以建三正必於三微之月故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以明三統之義毛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舉三正畢而四之日復從周起又四月秀葽傳曰稱月者由其物成稱日者由其物生此數月爲三代之春春主生物故以日言也周正建子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始養根株微而未著故言天正者其數常先夏正建寅萬物相見孚達而出人得加功故言人正者其數恆後先者尚文則以夜半爲朔凡事皆溯其始後者尚忠則以平旦爲朔凡事皆要其成我觀夏道於豳風得夏時之等焉何則七月所陳惟農桑衣食二事而月令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籍夏小正則正月農緯厥耒即此三之日于耜也正月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則私田尚未服故二月始言往耰耰者摩田之器即此四之日舉趾也月令季秋嘗稻而夏小正十一月始稱嘗人不從明農事始息即此之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也民食以稼穡爲正瓜果爲助而小正八月剝瓜且在七月食瓜之後食之蚤藏之遲也是諸書言農事周人溯其始夏人要其成矣夏小正三月攝桑妾子始蠶而此詩蠶月不言何月者月故采蘩倉庚鳴上溯於仲春綏多士女之月七月次章皆仲春之事與夏小正相表裏而下該於夏月晚蠶伐桑之時故小正丹鳥羞白鳥明

盛夏蚊蚋多而蠶始不育也西北蚊蚋較少於南方故小正繫之八月明六七月以前皆治絲之月八月載績麻事起而絲事始畢焉是豳風之言蠶月要其成而非溯其始矣月令季冬取冰卽納而此言三之日納於淩陰則必小正魚陟負冰之時而藏冰始畢者歲寒之蚤晚不可必也四之日獻羔卽啓冰之時而小正三月頒之於三月也月令周禮仲冬大閱小正亦十一月王狩陳筋革傳曰省甲兵也而必申之曰嗇人不從示恐妨農事而此則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者惟恐狩事之妨農故再遲其期也至於月令五月鵙始鳴非謂鳴之終季秋草木黃落非必落之盡豳風人事既皆要其成則物候亦舉其終故曰七月鳴鵙十月隕蘀矣雨暘不敢必諸天燠寒不敢必諸天一穀之收一絲之熟一冰之藏不敢必諸天甚至一鳥一蘀之鳴隕必眾目其驗而後徵其詞成其信其謀之也極豫其成之也極久肫肫乎笃笃乎夏后氏之忠教也行葦美公劉而序曰忠厚詳大雅成王詩發微公劉當夏后氏之世其教宜尚忠而忠教莫著於豳風荼槁以食農夫稻酒以介眉壽獻羔以薦寢廟韭飲食而致孝鬼神也衣褐于貉以卒歲元朱裳裘以朝祭惡衣服而致美黻冕也毛傳朱深纁也稼既同而入執宮功屋亟乘而旋播百穀卑宮室而盡力溝洫也故夫子再曰禹無間然矣明繼周者當變周之文用夏之忠董生明春秋三統之義者也曰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稍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是故禹貢小正二書外於詩篤公劉見夏世徹田軍旅宗法燕飲度邑居民之制於七月見夏世養民養老昏姻蒐狩學校藏冰力役之制

而幽王居變風之終明詩亡而後春秋作後有王者救文之弊莫若忠幽者忠之準而王者文之倣也季札之倫尙未足語於斯已

曰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於昏姻無與也集傳始以爲公子取於國中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其公子同歸而遣其父母爲悲則於傷悲殆及之文雖合而於同歸未安婦人謂嫁曰歸安得以于歸之文同諸公子（陳啟源據春秋諸侯不內取於國中之說則詩言公子非言世子也不足以難集傳鄭箋訓爲幽民與公子同嫁則下文爲公子裳復不一例而謂七月見夏世昏姻之制者何曰經不以疑詞惑人殆及公子同歸既於女公子爲協則下章爲公子之裳裳皆謂女公子也諸侯之女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公羊傳築王姬之館于羣公子之舍又云邾婁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左傳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古者諸侯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如無同姓之國與或嫁於大夫而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勢不得取媵於異國則其媵必取之同姓士大夫女明矣其媵既與公子同嫁（白虎通曰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而後還待年於父母之國）理得獻裘於公子故箋以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謂厚於其所貴而貉以自爲裘狐狸以其尊者尊貴其嫡而卑賤不敢先服忠敬之至也若爲男公子則安得曰同歸既非同歸則國人安得以裳裘獻之公子哉葢治衣者內職所專而衣事以絲麻爲正裘褐爲助蠶事起於仲春冰泮綏多女士之時而授衣終於霜降逆女

之候與夏小正所言相表裏終始夏小正九月王始裘十一月熊羆貊貉則穴若蟄夏世昏姻之制孰詳於是曰豳詩惟言農桑衣食詳於養而不及教而以爲見學校之制者何曰躋彼公堂毛傳謂公堂學校也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觥以誓眾兩尊曰朋即黨正歲終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事與鄉飲酒禮相近故鄭周禮注云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於農隙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焉蓋穫稻釀酒以介眉壽親其親矣獻豜于公上執宮功長其長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不言養士而士出其中矣王氏夫之曰聖人之於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於天下也以家治之故其德敦厚故曰聖人配天地聖人之所以爲天下王也故曰七月陳

王業也何言乎以天下治其家不滯其家之謂也何言乎以家治天下不咯乎天下之謂也昔者孔子不得於衛去而適陳絕糧於道陳之去衛非有千里之遙也裹糧不宿餒而不憂因時而行死生不惑其志斯以聖矣使爲天下圖者而然也則爲寄生之君矣昔者大禹受命治水胼手胝足經營溝洫咫尺之土升勺之水利無不盡降躬卑服忘身求利以勤天下斯以聖矣使爲家計者而然也則南畝之鄙夫矣故曰爲人君者患不廣大言其容也非言其泰也爲人臣者患不節儉言其不儕也非言其細也爲人臣而細以親利則忘乎忠爲人君而泰以廢事則忘乎仁仁覆天下而爲天下之父母者其唯密乎故易曰聖人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去其矜高之志尊而謀卑賢

而謀不肖織細不遺委曲而緻知密之用者乃可與民同患而
爲天下王故曰七月陳王業也
問東山勞還卒之詩獨惓惓於夫婦兒女之情者何曰王夫之
詩廣傳曰古者兵農合一謂卽農簡兵而無世籍之兵也非古
人之兵其農而農其兵也兵其農則無農農其兵則無兵亂天
下之道也欲知兵農之不可合觀其情而已矣欲知古人之不
合兵於農觀其求天下之情者而已矣七月以勞農也東山以
勞兵也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而樸者多得之於飲食佻者多
得之於男女農樸而兵佻故勞農以食而勞兵以色非勞者之
殊之也欲得其情不容不殊也假令以東山而勞其農是洩農
而狂之矣假令以七月而勞其兵是窘兵而罷之矣故七月東

山有異情而知兵農之分鹿鳴四牡有異道而知文武之分又
曰不毗於憂樂者可與通天下之憂樂矣惟毗於憂則不通天
下之樂并不通天下之所憂毗於樂將不通天下之憂抑將不
通天下之所樂故曰一葉蔽目不見泰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
言略也周公之徂東山也其憂切矣自東凱旋其樂大矣獨宿
之悲結褵之喜夫何足以當公之憂樂而爲爾不忘耶於以見
公之裕於憂樂而旁通無蔽也謂宗社大而行旅之勞細謂君
臣兄弟之故大而夫婦之情私然則率天下以生死於君子之
一情而尚不足厭也則亦理之所固不可矣故曰不裕於理未
有能通天下之志者也誦東山之詩若未嘗有流言之懼風雷
之迫也斯以爲周公矣乎

問子論鴟鴞之詩據書序成王命唐叔歸禾於周公以證東征時王無疑公之事並證成王唐叔非穪祿之年然書序歸禾雖在康誥之前而左傳祝駘言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實在命以康誥封於殷墟之後國語歲在大火唐叔以封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武王崩至成王九年歲始復在大火則周公東征時唐叔未封安知非康叔之誤與書序之錯簡乎成王卽位之年果穪祿耶抑十有三歲耶曰書序次第自史記以及兩漢今古文家並同至唐康形聲雖近傳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往問商子告以喬梓父子之道二子明日往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乃勞而食之云云亦明爲唐叔之誤古者兄弟之子猶子故疏廣疏受傳並稱父子若康叔於周公兄弟不當告以父子之道且不當稱二子然此序唐叔則史記大傳同文並無參錯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史記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呂覽說苑並作周公皆不言何年然天子親弟卽位可封不必就國安知非元年滅唐卽受桐圭之命而九年歲在大火始之國乎若康叔則武王時已封於康書疏引馬融詩疏引王肅並云康國名在畿內旣滅管蔡更封爲衞侯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成王平三監特改封於衞豈至是始封哉卽使唐叔此時未封史從後追書亦當曰唐叔史記武王克殷卽位社南衞康叔封布茲豈彼時已封康叔於衞乎且三監平時成王年已十五唐叔年十四得民閒嘉禾書大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爲一穗民得而獻諸唐叔獻諸成王王命其自鎬京往省周公於東土自是家人父子之事豈必就國始可餽禾若九年大火之歲則周公早已致政復何東土之可餽復何兵

所之可往乎（史記王命以嘉禾則知書序不可移唐叔不可改飽周公於兵所）而成王周公之心天日其麗矣至成王卽位之年孔疏引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愼不從以爲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謂冠於周公出居東都之後譙周據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是成王年十五除喪周公冠之而出則又與二年克殷不合竊謂古尚書說是也（以上孔疏宋王儉諒闇議曰大戴禮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自是而譚昏禮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行烝嘗朝聘之典卒哭而備舉（南齊書禮志）又周禮疏引許愼異義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而後烝嘗於廟蓋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三年之喪祭天地越紼而行事若不冠何以祭天故知元年夏葬武王於畢周公卽冠成王於文武廟而後出征年十四矣金縢在三監已平之後成王年十五除喪弁服周公亦繡裳赤舄矣論衡率性篇曰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則善意於惡則惡譬猶練絲染之素則素染之赤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亦今文尚書說若禘祫負扆之言則由於誤讀保傅篇之文以成王爲太子時事譌爲卽天子位後之事別詳周頌答問篇

問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此四國舉管蔡商奄不數淮夷及霍叔者正義謂淮夷非諸夏之國霍叔罪輕不數之集傳以爲四方之國者何曰書序多方篇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是多方在四國之外考管蔡同監殷墟未嘗別爲一國而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又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則是所征四國者殷一也奄二也徐即淮夷三也熊盈等族四也孟子言周公伐奄滅國者五十則是東方叛黨甚多以四國爲盟主熊盈等族當是荆舒楚地故史記及論衡有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語而孟子亦言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征熊盈等族之事正義反謂淮夷非中國故不數之曲傅毛傳不足責書序不及征熊盈者無詔誥之書故不序及也

問曰子據鄭譜後王於豳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由然周之東遷勢已不競春秋不始於平王之初年而遲之以侯四十九年者何曰吾於是見聖人忠恕之至也畏天命之至也方平王之初立也外迫戎翟之禍而岐豐既非所有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賜以岐西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之內畏攜王之偪而西畿亦不敢居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注以爲伯服非也史記幽王三年得褒姒十一年死於犬戎伯服僅七八歲安能爭國且史言申侯犬戎殺幽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安得獨遺伯服故左傳正義引紀年云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殺王及王子伯盤號故始立僅依於申周本紀諸侯乃即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曰左傳正義引紀年云申侯魯侯及許文繼遂東遷於雒公子立平王於申是平王始立即不在西都也

年表在元年聖人以爲尚望其後也及二十一年晉文侯既替攜王以除其偪左傳正義引紀年云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秦文公亦破戎復故畿以獻之周秦本紀文公十六年以兵伐西戎戎敗走於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年表當平王二十一年苟有中興撥亂之志復還舊都號令天下任衛武修其內倚秦晉攘其外安見不可復宣王之舊故武公抑篇作於耄年而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替蠻方匪風之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皆猶惓惓於平王之光復舊物此時而遽以春秋繼詩絕之於王迹聖人不若是恝也而平王弁髦故都偏安下國西畿故地漸爲戎藪後漢書西羌傳曰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偪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雒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楊拒泉皐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閒在諸夏與盟會然則戎申戎甫皆平王末年之事夷狄始不可制王迹遂不可復矣葢西周以前戎狄雖代爲邊患至其錯處中夏實始東周之世北狄則滅邢衞病燕齊至出襄王而立叔帶西戎則偪處伊洛東侵曹魯甚入王城而寇京師故公羊傳言中國不絕若綫論語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欲不以攘夷予齊晉存伯功繼王迹其得已哉且王迹大者無過禮樂征伐東遷之初諸侯猶假王靈以號召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而進爵爲子滕薛杞本列侯而降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妾不敢僭稱夫人虎牢入鄭仍奪歸王朝曲沃篡宗則興師致討是命德討

罪之大典大權猶未盡失王迹猶未盡熄也乃平王之末桓王之初鄭以懿親而交質且射王中肩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且日後苟賈爲晉所滅矣君子不惜之於迹熄之後而惜之於將熄未熄之時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興文武之道復豐鎬之舊其肯爲平王已乎詩終於平王之四十九年而春秋作安得復有桓王莊王之風乎曰平王之後西周何以盡亡曰地理志言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故二都共方千里）考惠王四年鄭伯虢公同納王王與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與虢公以酒泉是爲東周再削之始而酒泉在華州西畿之地則自東遷歷四世百年而故都未盡喪也襄王十七年晉文公殺子帶逆王入於王城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是爲東周三削之事則是時秦已滅芮始以臨晉瀕河晉亦先滅虢守桃林之塞東西周從此異域矣若東遷之初則攜王尚立於西周與平並立者二十餘年何況平王平王以後天厭周德寖微寖削先澤在人僅能守府比戰國時僅得七縣（史記視東周初六百里之地又喪其半）謂載祀八百至是始亡者陋言也詩亡於平王書終於文侯之命故春秋託天子之事爲後王制法子輿氏於齊梁皆說以王天下而不復尊周爲事非達春秋大義者烏足語此餘並見國風義例篇

讀王風揚之水大車之詩而知聖人哀申息之亡憂荊楚之猾

夏也讀邱中留子之詩而知聖人悼虢檜之亡知周室之不東征也周自東遷尚有大華外方之閒方六百里之地西據崤函通西京之道南屏申呂扼天下之脅東擁成皋鍵中原之戶而且南陽澤潞拱其背轅轅伊闕峙其前襟山帶河商旅走集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故桓王之世猶能號召諸侯興師討伐自晉滅西虢啓南陽而鎬京之故道不通河北之膏腴盡去自楚滅申滅息而東南之藩籬盡撤矣莊王予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而成皋之險阻盡失矣然晉以同姓主盟周室猶得其翼戴楚則滅陸渾之戎於伊川遂觀兵周室使申息尚存楚何由馮陵至是哉觀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前驅守禦則申息爲之藩蔽城濮之敗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

啟予重欲以申息爲賞田而巫臣謂楚鄭必至於漢是則申息者楚不得之不足以窺中夏中夏不得之不足以制荆舒者也鄭得虢檜之墟濟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年蓋滎陽成皋間自古戰場晉城虎牢而楚遂不能與晉爭鄭及三家分晉韓得成皋遂以滅鄭則虢檜故地周不得之不足以號令諸侯伯主不得之不足以主盟中夏者也當東遷之初楚僞申許使平王赫怒命方伯連帥南向討之何致煩畿輔之民遠行屯戍何至申息均滅於荆楚且鄭滅虢檜以後虎牢仍屬於周使桓王不受肩之辱莊王不弃成皋之險何至以一鄭迭爭於盟主毛詩於戍申呂之辱莊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毋家至大車則并不知爲楚滅息君之詩據列女傳魯詩說見衛風苕問邱中留子則

并不知爲鄭桓公取鄶野菑之詩據公羊傳見王風義例篇何以見申息之存亡關於周室關於中夏若是哉何以見鄭人取虢檜之陰謀周人亡虢檜之失計哉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申呂虢檜畿內之屏藩也脣亡齒寒不得謂在德不在險也且申息檜皆以女戎致禍正足明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地險與人和相爲表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一終

仁和邵順璵海甯蔣廷瓚校

詩古微十一

小雅荅問上

邵陽魏源默深著

問國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荅於周臣聞之懷和爲每懷荅才爲諏荅事爲謀荅義爲度荅親爲詢忠信爲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左傳襄四年穆叔曰君教使臣必荅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荅荅親爲詢荅禮爲度荅事爲諏荅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傳文詩義互相表裏而毛鄭發參差之端韋昭王肅分左右之袒者何曰內傳以荅詢度諏謀爲五善而外傳加以懷和爲六德其易荅爲周者以必荅於周則非二事也故毛傳訓每懷爲雖和而

末申之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王
肅述之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眾介雖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
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孫毓亦謂此篇毛傳上下自申成
則內外傳如合符之析矣自鄭箋據晉語斷章之義破懷爲私
而韋昭反據之以改魯語孔疏又據韋注以申詩箋魯語穆子
每懷韋注引鄭司農云和當作私是魯語原文作和其作私者
即引鄭說耳而詩疏直引外傳懷私爲每懷則是以注文爲傳
文以鄭說證鄭箋蓋因誤生誤矣　於是懷私不可爲德因取忠信爲周當六德
之一豈知必咨於周同是一德謂有所咨詢必本於忠信之心
以咨於忠信之人故于胥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我以忠信咨然
後人以忠信告若如鄭箋以忠信偏屬他人則周非使臣所有
安能爲六德之一乎又強牽末章毛傳之中和爲忠信以曲成

周義而顯違每懷雖和之傳在箋則因誤生誤在韋孔則以誤
證誤是故以晉語誣魯語以外傳誣內傳又以二傳誣詩未有
如是篇之甚者曰以毛傳申內外傳則當矣至咨諏謀度詢書
傳通用自是變文爲韻且內傳無咨才咨義外傳無咨禮咨難
本之定訓而泥之者何曰散文則通對文則別且人之性情有
好討典禮者有好延交親者有好聞政事者有好圖疑難者有
好論道義者有好譽人材者各詳於所偏而略於所忽卽我所
咨之人亦或能語我以人材而不能資我以道義能解我之患
難而不能廣我之聞見能納我於交親而不能佐我於典禮是
以諏謀詢度必本諸周者無所不至之謂周有問必誠之謂周
矧文王以雍州之伯南兼荆梁混夷迫其西王室燬其北聖人

天下一家視異國之民猶其民異國之事猶其事其教使臣豈特將命不辱而不使勤求民隱明目達聰乎孔子告哀公曰古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墨子尚同篇引是詩而申之曰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營謀度速得矣謠俗得失閭里疾苦人才倫選利害興革險阻阨要敵國外患其國人未盡知其君臣未及謀而文王已皆得而知之得而告之得而圖度籌維之故曰文王若日若月乍光顯於西土又曰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於皇華教使臣見之矣

問常棣之詩毛韓序皆以為燕兄弟惟是古者燕饗食之外尚有飫禮詩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陳氏奐曰不當作下今本誤也）孔疏據周語以飫為立成之禮謂宴脫屨飫不脫屨飫大於宴而以此詩為飫歌但文選注引韓詩飫作饇者何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也夫栘之華蕚不煒煒而釋文引毛傳常棣棣也本或作栘者何曰韓詩儐爾籩豆飲酒之饇（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饇初學記引韓詩傳略同）是韓詩本不作飫也周語武王克商作詩以貽後之人名之曰支以為飫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不可支也則非此詩明甚是以毛韓皆序云燕兄弟不云飫兄弟且立而成禮豈所施於慈惠之燕惟能者飲不能者已則饇之眞率更親於燕故燕兄弟而及於妻子所謂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之屬亦從王后於房中宗婦同姓卿大夫之妻內宗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而謂皆立飫以成禮乎常棣非飫歌毛詩誤讀作飫而鄭箋遂據國語立飫爲說失之遠矣至常棣篇名韓詩作夫栘毛傳別本作常棣栘者是也作常棣棣者非也爾雅疏引孔氏論語解及山有苞棣毛傳皆以棣爲唐棣說文則釋栘爲常棣常一作棠卽常之譌是漢人皆以栘爲常棣棣爲唐棣判然二物今本爾雅互易其訓蓋傳寫傳會而陸氏釋文反據以訂毛傳於是何彼襛矣之毛傳亦被肊改而毛與韓詩本同者遂歧不可通矣至鄂不卽鄂栘而篆文不字卽象栘形故古有韡韋栘注之服有華不注之山并取華萼之形以得栘注之號而孔疏申鄭義云華下有鄂鄂下有栘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箋用韓

義讀爲鄂栘視毛義尤長焉

問伐木燕朋友不及於四方之賢而惟速諸父諸舅者何曰王氏夫之詩廣傳言之矣曰古之爲道也有恒貴有恒貴斯有恒尊矣有恒尊斯有恒親矣有恒親斯有恒學矣有恒學斯有恒友矣類之以爲尊也尊之以爲親也合之以爲學也學焉以爲友也故友而三善備焉學以尚賢尊以尚秩親以尚愛講習居遊之中人紀備矣尊所不足以學匡之親所不足以學惇之學所不足以尊親勸之國無異教士無曠心憙求師而榮友善者不舍其族姓姻黨而得之學不勞而教一鳴呼盛矣故封建者井田之推也學校者封建之緒也既有肥牡以速諸父族姓之友也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姻黨之友也君子無道廣之交野人

無越疆之好俶詭佻蕩之士不登於麗澤然則雖有莊惠綦游之清狂儀秦睢澤之譎忮亦惡足以立朋黨而啟異同哉政圮於國教衰於學教衰於上友居於下鄒魯之羣居聖賢之弗獲已也

問子以蓼蕭湛露彤弓爲天子撫四夷諸侯之詩然湛露箋以首二章爲同姓諸侯夜燕及醉之事三四章爲庶姓及二王後不醉而出之事又以敬仲辭桓公未卜其夜證之則非同姓諸侯不得預夜燕況遠方侯國而得有在宗夜燕之詞者何曰湛露傳云夜飲必於宗室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在宗乃天子燕禮在宗廟之寢室儀禮諸侯燕在路寢以路寢亦有太廟也毛傳云宗子有事則族人皆侍周禮王燕則膳宰爲主人

此蓋燕朝正諸侯而令宗子主之以終其禮故有在宗夜飲歟敬仲以臣饗君饗行於朝故云一朝饗之若燕則有宵而設燭之禮矣同姓則留異姓則出者謂祭畢燕私非諸父兄弟不得與此詩爲諸侯朝覲饗畢而燕令宗子主之以終其燕故云在宗載考其饗其燕皆爲賓諸侯而設豈有反不令其終燕而出者乎

問曰六月之詩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又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毛鄭皆不言其地顧氏炎武正集傳山西太原之說而據漢志涇陽在安定即唐之平涼縣屬原州爲今固原州謂周人禦玁狁當在涇原之間而不詳鎬與焦穫所在且玁狁由朔方深入涇陽而吉甫僅自平涼逐至固原百餘里

去朔方尚甚遠嚴尤安得謂盡境而還固原距西京僅五六百里劉向安得謂千里之鎬乎毛傳言焦穫周地與玁狁相接孔疏則據爾雅周有焦穫爲十藪之一郭璞謂卽扶風池陽縣之瓠中然玁狁已整居內地安得反侵及千里以外之朔方而後又及於涇陽故或謂焦穫必在朔方涇陽之外非爾雅之焦穫或謂焦卽許君焦瑕之焦穫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玁狁別部盤踞於晉地者侵方及鎬至於涇陽此則玁狁本部由西北內侵京師者或又謂鎬卽鎬京方卽方叔所封畿內采邑玁狁由焦穫而偪京師及方邑長驅而西以至於涇陽吉甫從後追逐至太原而反其云來歸自鎬者則吉甫凱旋後由京師歸其采邑之事春秋王子朝入於尹尹在東都去鎬京千里故劉向以

千里之鎬爲遠是數說者此擬彼通究竟誰是曰此皆不明出車采薇三篇爲宣王詩又不考史記匈奴傳魯詩舊說故貿然於攘狄安邊之形勢也出車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史記衛青傳元朔元年築朔方城其時詔書卽引此詩既方爲朔方則侵鎬及方必其相連之地斷非西京之鎬與畿內之方邑考管子對齊桓公曰古之封禪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以爲盛應劭曰鄗上山也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案此二地皆北方遠地江淮閒三脊茅以爲藉此南方遠地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此東方西方極遠之地而齊世家管仲諫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禪則鄗土北里爲北方極邊之地所謂貊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者故箋以黍稷方華爲朔方六月時其地蓋在甯夏之北鎬通作鄗光武改鄗爲高

邑秦本紀滈池君滈讀若高則他地之以高得名者當亦得稱鄗也應劭以鄗上之黍爲北方山名則太原亦必與朔方相連之地賈山曰秦地北不過太原而天下幷其爲秦九原郡漢時爲五原塞者明矣太康地志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通典漢五原縣城在榆林縣西則距鎬京千有四百餘里劉舉成數且從其近言之也故嚴尤謂玁狁內侵宣王命將出師盡境而還而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以比陳湯攻康居禽郅支之事若吉甫自鎬京歸采邑其可引以況絕域之功乎吉甫不以薄伐太原爲勞而反以歸自京師爲我行永久乎易林曰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後漢書鄭興傳曰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說喜則張仲自是王朝公卿豈吉甫自飲其私友乎且其敘涇陽於整居焦穫之下則是以焦穫在涇水北即涇陽也史記匈奴傳犬戎弒幽王遂

奪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此魯詩最古之誼涇渭之間即焦穫所在水經注鄭渠上承涇水西抵瓠口爾雅以爲焦穫矣此與郭璞池瓠中說合今西安府涇陽三原二縣即漢池陽縣地其鄭渠瓠口則焦穫在焉　涇水經流千六百里水南曰陽豈限於平涼發源之地蓋鄭白二渠未浚之先其地沮洳饒沃數百里水草所鍾匈奴傳武王伐紂居鄷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則周時西畿焦穫閒本有戎藪特馴於德化漸染華風久成內地至夷厲之衰而朔漠之寇復入至涇洛閒與熟夷合爲一則爲患孔棘其曰整居焦穫者舊日熟夷也其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者新至之夷也距京師不過二三百里故易林云玁狁匪茹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强是則盛暑休兵流連不去高秋馬壯必偪國都故吉甫六月出師逐出巢

穴爲拯溺救焚之計遂驅諸朔方太原之塞外於是采薇遣戍爲將城朔方之地繼而南仲執訊獲醜城彼朔方以永絕侵及涇陽之虞前後經營蓋非一役殫中國力而後勝之說者乃尙疑焦穫太近京師玁狁不應若是之偪不知周初武王放逐戎夷僅在涇洛以北矧流毚之禍不減驪山西地盡沒於戎北地盡沒於狄周室不絕如綫若焦穫更在朔方之外則玁狁所踞不過甯夏河套之地有何患在旦夕而盛夏出師乎且匈奴傳曷云奪周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閒乎周世戎狄往往錯處內地如驪戎近在臨潼茅津陸渾之戎近在伊洛赤狄潞氏世處上黨白狄鮮虞肥鼓世踞眞定晉州宣王所敗姜戎實在千畝耕籍之地而謂涇渭之閒必無玁狁乎顧氏謂禦諸涇原之邊陳氏啟源謂不及南征之烈則是不知有宣王南仲之雅且不知當日由二百餘里之焦穫而逐出於千里之鎬何由測宣王中興修攘之情事哉

問蠻荆之强不及玁狁而采芑詩出車三千六月詩僅元戎十乘多寡懸絕者何曰六月之元戎非全軍之車數也毛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其制之韓詩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同異未聞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史記集解是則十乘特先鋒前驅之兵又必有游兵及殿後之兵皆在正軍之外蓋正軍伍兩卒旅堂堂正正陳於原野而奇兵則出其前後左右或突或援或誘與

正軍爲掎角前曰啟後曰殿馬融論語注　左右翼曰胠左傳齊莊公伐衞杜預注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閻敦卽殿閻卽胠皆聲轉也周禮又有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鄭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補闕之車也萃猶屏謂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此元戎十乘則上公之親兵所謂賜以虎賁三百人者歟蠻荆淮徐四支之疾其患緩玁狁腹心之疾其患迫故宣王之將南征也車攻馬同薄狩東都采芑大閱以簡車徒皆整暇不迫之事若玁狁北寇已據焦穫距京師一二百里使待盡徵畿甸鄉遂之兵大閱蒐誓虜必聞風先備全力來犯勝負未可知矣故吉甫乘其盛暑游牧弓弦解膠驕不設備之時潛簡精銳出其不意敗其先鋒則部落皆鳥獸散故遂乘勝驅諸塞外而後南仲築城扼險以拒之乃中興第一駿烈玁狁逐而威聲四布國勢大振故采芑詩有征伐玁狁蠻荆來威之語至徐方則不戰而服矣要之征蠻荆征徐方堂堂正正之兵也六月薄伐玁狁則出奇制勝之兵也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於此見先發制人之兵機於此見敵愾勤王之情勢

問采芑詩其車三千據尚書正義兵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以兵車重車各千五百乘計之已十五萬人況軍制五兵車始共一重車每兵車分步卒五人守重車共二十五人也再倍於六軍千乘之數故箋疏謂鄉遂羨卒盡起王氏安石謂徵諸侯之師豈蠻荆棘於玁狁而舉國出師者何曰周禮詩書

言王朝用兵者止曰六師其數七萬五千人從無十二軍十八軍之制而司馬法兵車有二數七十五人與三十人不同蓋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其調發一乘三十人除五人將重車外戰止用二十五人則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正符六軍之制故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軍二萬五千人時魯僖公止二軍兼重車言之故曰三萬二齊語革車八百乘又云以此士三萬人方行於天下皆可證古者六軍每乘三十人二十五人之制烏有每乘七十五人之事乎至古者用兵簡選精銳且有每乘止用甲士十人不用徒卒者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閔二年桓公封杞封邢各予車百乘卒千人封衞予車五百卒五千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管子大匡楚策曰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又定四年左傳成王放蔡是皆每乘十人之證則出車三千且不過甲士三萬人矣惟是晉治兵邲南甲車四千乘說苑齊景公長轂三千乘而春秋時晉楚用兵無過八百乘者鞍之役晉入百乘城濮之役晉七百乘楚六百乘包胥救楚之役秦爲出車五百乘宣王時蠻荆不强於春秋之楚何至用車三千乘則後儒謂大閱簡車徒之事者得之中田新鄉正六鄉之地路車鉤膺非戎車之制且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不言征伐明爲先期練治以習號令申賞罰首章受命大閱次章治兵辨旗物三章言振旅正猶楚將圍宋先使子文治兵於蔿子玉復治兵於蔿也而箋於第三章以將戰罷戰釋之不知末章方言威蠻荆事豈有前三章未

至敵境而先言戰者豈有先經罷戰而後言陳師鞠旅者故知
采芑爲將南征而治兵之事然則征玁狁何也曰
六月之師吉甫主將方叔副之彼詩專美吉甫未遑及方叔故
補述諸此且見南征之威乘北伐之後劉向所謂周大夫方叔
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也
問嚴尤論禦夷者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謂周宣主守漢武主
戰然乎哉曰是未知周漢之策亦未知禦夷上策也采薇之詩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守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戰也善用兵者
必以戰爲守以守爲戰善禦夷者時戰則戰時守則守時戰則
欺之而不爲不信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時守則
幾若可乘不乘而不爲不智力若可用不用而不爲不勇采薇

之詩迭言戰守而無成命斯可見周人禦夷之策矣雖然恩天
下者先近而遠者待之知其力有餘而且見逮也威天下者先
遠而近者憚之知其力非不足而姑矜我也故雖有寇賊不先
四裔雖有叛臣不先寇賊征遠之兵先北後南討寇之詩先四
方後畿輔序也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虛甫旋兵而盧循即
潰周世宗有吞契丹之志故侵蜀侵南唐皆僅翦其邊境而即
專力於幽燕皆知序故耳李鄴侯欲以朔方之兵先覆范陽而
後收兩京肅宗不從故卒遺河北藩鎮之患鄴侯知序而肅宗
不知序故耳故伐玁狁而蠻荆威藉先伐蠻荆蠻荆縱覆玁狁
視之猶劍首之一吷耳漢武帝挾南粤王首以驕匈奴匈奴何
知有南粤哉宋藝祖亟吞孱弱各國而以契丹强敵貽太宗太

宗之才烏足以取燕哉故曰薄伐玁狁蠻荆來威知周人用兵之得要也

問三家既以南仲三詩繼吉甫方叔之後然出車詩始未言伐玁狁而中惟略及西戎者何陳啟源據毛詩謂商之末造豳岐近地皆淪戎狄不應南仲窮兵直至北陲則此時朔方當在內地非唐時之朔方而箋以黍稷方華爲朔方六月時者何曰此皆適足證三篇爲宣王之詩非文王詩也周初岐豐西偪戎而北遠狄其時獯鬻亦附於西戎大不如西戎之强以史記匈奴傳後漢書西羌傳證之史記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亡走岐下作周（據此則迫豳者戎狄兼之非獨狄也太王事獯鬻卽兼戎狄事之矣）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不言玁狁）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居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後漢書曰后稷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旣興伐而攘之及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周古公辟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六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章懷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停二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殷牧師七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此范書所本及文王爲西伯乃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周由是觀之周初莫亟於戎禍故王季文王父子世爲西伯殷實命以扞禦西戎之職大雅之稱文王亦惟及昆夷而北狄無聞焉孟子言大王辟狄事獯鬻而史記述亶父之攻兼戎

狄言之則是北狄之役屬於西戎者非朔漠之狄能至豳岐也
蓋夷狄盛衰强弱古今不同唐虞時梗化莫如南夷故冀州北
啟幽并營州跨有遼海迺至織皮崑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而
惟蠻夷猾夏苗頑弗卽工則知三苗之國左彭蠡右洞庭實負
固於虞夏之世及夏末造畎戎入處邠岐與公劉錯處成湯攘
之而詩特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則知湯之武功有西戎無
北狄也商之末造太王王季文王世捍昆夷武王初有天下放
逐戎夷僅至涇洛之北而書錄西旅貢獒亦以服西戎爲極盛
不及北狄也苟文王時已有朔方當城遣戍豈武王肇造區夏
反棄城邑於化外蹙疆域於涇洛乎涇水發源平涼洛水發源
諸郡地慶陽其北則爲朔方五原成王時作職方晝九圻始復唐虞五服之制若文王已驅

玁狁於朔方之外何謂周公戎狄是膺兼夷狄驅猛獸滅國五
十與禹抑洪水同功乎若謂文王朔方非堯典朔方近在幽部
數百里而黍稷方華亦非六月時則往反更近成功更速而乃
仲夏出師內地黍稷華爲四月逾春在道傳箋以雨雪載塗
戎之急毛傳鄰國有急晚秋尚勤諸侯之望老師匱財曠日持
以簡書相告簡書不先西爲凍解塗泥時
久是豈因豳之師征邑國之事乎文王受西伯之命甫得專征
敵愾四夷翻委臣下孔疏謂在稱王以後則詩中以天子謂殷
紂豈文王自以弓矢斧鉞轉賜南仲令自詣殿都獻凱乎抑紂
以文王未足任西顧之憂而使南仲代之乎且文王受命一年
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四年伐犬戎五年伐黎六年
伐崇七年而崩史書大傳又皆身親師旅豈以其艱大委南仲

而自任易小乎曰然則玁狁究熾於何時曰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尚未有玁狁也其始於夷王乎易林云玁狁匪茹侵鎬及方元戎其駕衰自夷王西羌傳曰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云云則知漢書匈奴傳所云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云云者懿皆當作夷聲轉之誤猶紀年夷王享齊哀侯而史記世表以當懿王世其誤正同也宣承夷厲之後撥亂中興故詩人近溯狄禍所由豈得遠咎五世以前之懿王且夷王始下堂見諸侯故爲內替外陵之始果懿王時已疆圍孔棘豈得延至五世始行修攘乎玁狁之師謂在懿王時且不可而況遠傅之文王時乎

問易林云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然吉日漆沮之從是獵於西都與車攻駕言徂東各爲一事而連及之者何田獵與會同亦二事而宣王並行之且車攻詩先田獵於會同序乃以爲復古者何曰飲酒以告嘉功明指吉日末章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之事則吉日在成功之後車攻在舉事之前考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卽職方雍州之浸此漆沮在馮翊與縣詩漆沮在扶風者不同地近焦穫其岡多獸藪多魚當玁狁驅逐之後爲講武漁獵之所其在六月北伐之後乎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此所謂軍禮之同非十二年眾頻之同不明言簡師

徒議兵事而託之田獵故曰有聞無聲美其會事之神密師旅之嚴靜其在采芑常武南征之前乎古者天子四時田獵必有會諸侯之事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敖山在洛陽之東圃田在敖山之東韓詩作東有圃草箋謂卽鄭之圃田用韓義也春秋晉師救鄭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故圃田在東都畿內在敖鄗之閒士季設七覆於敖前秦漢因山立倉是敖山之下平曠翳薈可屯可伏故狩於圃而搏獸於敖古敖城在滎澤西南十七里圃田在中牟西北七里其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故敖山近接圃田界中墨子昔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田車數百乘明鬼篇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成周者東周也成周爲雒邑去東都王城三十五里而得有宣王之榭者楚語云榭以講軍實故榭度於大卒之居韋昭曰大卒王士卒也殆宣王會諸侯於王城而因講武於雒邑歟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而車攻篇大庖不盈吉日篇以迓賓客皆不及於祭祀之乾豆明皆爲講武之狩矣

問庭燎之詩毛但爲美宣王而易林云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戾則似刺色荒之詩者何曰此魯詩之說與列女傳宣王早朝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脫簪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宣王遂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名者相表裏其云追古傷今蓋以夜未艾爲昔日夙興之事而以夜鄉晨爲今日晏起之事故箋以鄉晨爲鄉明也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朝朝會在東方未明之時故以鄉晨爲晏而其云宣王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名則詩作於初年

興毛序美宣同義自孔疏臆爲衰失之漸而通鑑外紀遂繫之
宣王二十二年何楷因謂在不藉千畝之後豈知內有賢助外
有工箴正中興王業之本耶鄭箋乃謂其不正雞人之官而問
夜蚤晚則是以挈壺顛倒之刺蔽關雎鳴佩之章矣
問鶴鳴之詩連設諸喻毛鄭以爲求賢而集傳但謂陳善納誨
之詞者何曰後漢書楊震傳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則
亦以爲求賢言野而不言朝則與鄭箋教宣王求賢人未仕者
皆出韓詩矣禽魚木石雜取不倫惟喻賢材則無不倫鶴飛鳴
而有聲實至名歸之賢乎魚潛幽而無定不求聞達之賢乎籥
兮籥兮喻遺材於葉落穀兮穀兮譬小疵於惡木必求備而責
全則棄樑而取柄語有之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

含垢故兩玉相逢不可以攻石不玉若乃可爲錯孔子告哀公
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賢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
其數又知其所在而烏木相擇交臂相左人主常恨不與斯人
同時賢士常恨不得知已而事求明受福井牒惻然此馮唐所
以發憤於孝文蒯生所以流涕於昌國也

問祈父之詩毛鄭皆指姜戎之敗謂取爪牙之士盡備戎行必
作於屢敗料民之時而祈父掌六鄉郊遂師旅之事必在敗於
近郊千畝之後也夫宣王武功遠燀朔方而戎敗屢偪畿甸者
何箋以詩作於王爪牙之士與魯韓異義者何曰周室一代與
戎禍終始獯狁惟一見於宣之初年蓋亦西戎爲之倡率鄉道
宣初首事北伐以翦西戎之羽翼朔方既城狄遂東徙於是赤

翟白翟之禍中於晉衛山戎之禍中於燕齊而周秦數百年永無獯狁惟日與強戎從事詳秦本紀蓋宣初惟驅狄不能驅戎也自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二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四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此卽左傳晉桓叔以千畝之戰生也在西河介休與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在周近郊者異地異事三十五年王征申戎破之以上並西羌傳引紀年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國語蓋不俟幽王世而西都已岌岌然求其致敗之由則詩意主於任將而不在於刺敗故以祈父名篇鄭箋謂六軍之士出於六鄉法不取於王爪牙之士實非詩意攷玉篇作祈父維王之爪牙則爪牙卽是祈父故漢書陳湯傳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辛慶忌傳右將軍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並以爪牙指武臣將帥之任蓋宣之始以方召南仲吉甫爲佐而其興勃然其末年宿將淪謝國乏干城而其敗亟然故杜預謂詩人責圻父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不言詩作於爪牙之士也宣王屢敗料民之日豈僅宿衛從軍之怨乎前二章責其輿尸失律乏丈人之貞末章韓詩外傳引有母之尸饔證子欲養而親不待許君五經異義詩疏引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則是前已喪父又不獲養母非鄭箋母陳父饌之謂周禮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國語越王起師令獨子無昆弟者皆歸別死事之家不豢免役之法故仲山甫諫宣王料民首以司民協孤終爲言也殆是時程伯休父蹶父皆卒蹶父爲祈父詳大雅蒸民其嗣司馬者不知何人書曰若疇圻父

謂司馬也故潛夫論曰班祿頗而頎甫刺祈圻頎同字王氏夫之曰
王者以天下爲家能舉天下而畢張之乎不能也能駓天下而
盡恩之乎不能也故渙者無私之卦而惟曰渙王居无咎張之
弛之恩之威之先行自近渙乎王居而固非私也是故天子爪
牙之士張之以張天下者也有道之天下必親其爪牙之士恩
之威之咸使無怨而天下之怨消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夏以文德受天下於揖讓必競其室而後大競於五服況商周
之以武興者乎況宣王承流嬗之後者乎又奚況夫郡縣以還
之一人孤治萬方者乎唐悉天下以爲彊騎而唐乃無彊騎宋
悉天下以爲禁軍而宋乃無禁軍恩不能接威不能覃萬方無
所比附而相親其無事也如忘其有事也如驚即有遐阪疏分

之忠臣方意天子之自有其羽翼而不須已也而孰知其孑然
以居者星旅豹尾之下率悠悠名姓不通之傭保乎祈父詩再
呼爪牙之士而怨之周室從此不競矣

問白駒序刺宣王箋以爲留賢之詩傳謂宣王末不能用賢賢
有乘白駒而去者而琴操御覽樂部則曰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
其友賢居仕於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
受國士詠而思之則是刺尸祿諷去位之詩正與留賢相反而
主毛者謂非刺王留賢則不得入王朝之雅者何曰此篇之義
但以傳箋質證而知之三章毛傳曰爾公乎爾侯乎何爲逸樂
無期以反也無論公侯非逸豫之職且懸車挂冠之臣必非慕
勢熱中之士而反以富貴之味歆之毋乃鴟鼠之嚇莊周廟犧

之說泥寵耶且詩不言戒爾遁思而云勉爾遁思箋疏謂勉力行女之遁思勿使不終也有此留賢之詞乎箋又以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爲戒之之詞謂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疏申以不可貪餼宜就薄禮有德之人又有是留賢之詞乎蓋鄭君闇用韓詩諷去之義以箋毛詩留賢之文首尾兩歧矛盾自陷則知爲致仕之臣招其寮友之詩昭然明矣其將貪苗藿於圃場而戀棲同譏乎抑將食生芻於空谷而玉德比潔乎雖使爾爲公爲侯亦鞅掌王事有何逸豫而優游不決乎勉爾遁思毋復金玉爾音墨墨取容而與我遐棄矣人臣之禮無官守無言責而可以逍遙不去者惟客卿賓師而後進退差綽綽也今之爵祿而祿縻者其客乎其非客乎臣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可以諫其君謂君不受獨不可以去就爭乎以身去諫尤諫之大者也所以屈尊申卑使人主知敬其下重其言也宣王殺左儒杜伯之後近臣喑而不言士氣結而不申白駒一詩所以明君臣之義者大矣關於宣王之晚政者宏矣大夫致仕猶王臣也烏得謂非王朝之雅

問小弁之詩毛以爲刺幽王續序指爲太子傳作而王充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蚤白故詩云維憂用老趙岐孟子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親親而悲怨之詞也漢書馮奉世傳贊曰伯奇放流小弁之詩作申山王勝聞樂對曰宗室擯卻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涕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師古注伯奇周尹

吉甫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諸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詩小雅小弁之詩也是三家詩咸列於宣王變雅而何氏楷乃謂韓詩及曹植集皆言吉甫信讒殺伯奇其弟求而不得作黍離安有吉甫感悟之事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此豈伯奇之言且孟子言凱風親之過小小弁親之過大者何曰何楷之言至爲紕繆考御覽引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卽新序所謂衞壽閔其兄伋且見害作黍離憂思之詩者也於小雅伯奇之小弁何與琴操始以伯奇之弟亦名伯封然不以爲作詩之人且何嘗謂其見殺乎易林云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罪被辜長舌爲災韓詩外傳云伯奇孝而棄於親以及說苑漢書皆有放流之文無誅殺之說惟樂府又引履霜操有投河而死之語則徵引異詞且於小弁無涉至詩攷引曹植貪惡鳥賦則又言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始淆風雅爲一事今曹植集已無此語其繆不足深辯詳郝卿范家相又謂琴操止云賦小弁不云作小弁則直以豐坊僞魯詩傳爲琴操且吉甫宣王之佐豈有伯奇預賦宜臼之詩者耶詳郝卿范家相又謂琴操止云賦小弁不云作小弁則直以豐坊僞魯詩傳爲琴操且吉甫宣王之佐豈有伯奇預賦宜臼之詩者耶創欲申毛亦止可云至何氏自解此周道茂草二語云周道坦平人共來往一旦化爲茅塞與我父子一朝隔絕何異此言奚不可通之伯奇乎至孟子小弁過大之義則趙岐注本魯詩而申其義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鬬已知親之過大也凱風說

慕證之正以瞽瞍亦惑後妻欲害長子事同一轍若宜臼預聞
弒父德仇戎申罪通於天高子即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而
孟子顧以舜並論乎毛詩篇次錯入幽王之世後人遂據孟子
以成平王之孝小弁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毛傳念父孝也而誣備母之淫豐其部曰
中見沫未有如凱風小弁二詩之甚者
問斯干無羊次宣王刺詩末詩譜疏謂止與六月至鴻雁諸篇
皆宣王德盛時作且造宮室立寢廟生男女自是初年之事今
反在箴刺之下者見宣王始終之善也祈父疏略同夫王德衰盛豈
在簡編之先後宣果終善自有實政何待移前後詩以飾之耶
且熊羆生幽王之男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云則所生之男乃太子
也蛇虺兆龍蔇之蘖維魚化衆狄之象魚陰物衆狄陰類旗旐起兵戎

之徵而此時占夢獻訞之太卜卽他日具曰予聖之故老也次
諸節南山之前謂美非刺者何曰劉向昌陵疏周德既衰而奢
侈宣王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張
衡東京賦卽奢卽儉則美合乎斯干揚雄將作箴曰詩詠周宣
由儉改奢左思魏都賦曰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閎宣王中興而
築室百堵則齊魯皆以爲宣王初年詩矣孔叢子曰於無羊見
善政之有應斯干序箋曰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佼好骨肉
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
其言必有所本則明非刺詩矣至其列宣王詩末者土木之事
小於禮樂征伐牧畜之宜微乎用人行政不可冠之雅首故移
殿宣詩之末列諸節南山之前見幽王席全盛之後嗣中興之

葉宮廟崇嚴民物蕃殖畿甸豐登四夷賓服謂宜室家君王本
支百世無何驪山一燧玉石俱焚昔之南山幽松竹茂者今戎
馬荆棘四郊皆壘也昔之飛翬革頌齊齋者今黍離麥油狐兔
其墟也昔之牧畜阜賓祭供者今牲用餼牽七姓從王也豈盛
衰之相倚抑人謀之不臧可不畏與可不畏與

問齊詩五際之說謂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正辰在
天門出入候聽亥革命爲一際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爲二際
卯陰陽交爲三際午陽謝陰興爲四際酉陰盛陽微爲五際亥
大明也卯天保也午采芑也酉祈父也其戊宮亦必取宣王三
詩明矣夫亥子之際爲自陰而陽午未之際爲自陽而陰文王
固造邦革命之始若宣王亦周室之極盛而以爲自盛始衰者

何曰周之興也不興於武王天保之時而興於文王王季太王
世德作求之日故以大明緜詩爲亥子之際彼讀伐木天保而
後知興非知興者也周之衰也不衰於幽王十月之交而衰於
宣王中興侈驕之日故以采芑等篇爲午未之際彼讀十月之
交而後知敗非知敗者也五際亥子丑寅卯辰巳七宮皆取文
武詩而無成康之詩午未申酉戌五宮皆取宣王詩而無幽平
之詩成康者治之極而非治之始際幽平者亂之極而非亂之
始際故善觀天人者不觀於天人之極而觀於天人之際知微
知彰其知際之謂也大哉際乎知詩之五際者其知作易之憂
患乎王氏夫之曰易有變春秋有時詩有際善言詩者言其際
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之際詩以占之極寒且燠而暄風

相迎盛暑且清而肅風相報迎之也必以幾報之也必以反知幾知反可與觀化矣柏舟者二南之反也六月者菁莪之反也民勞者卷阿之反也風起於微而報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惡從而亂哉嗚呼六月之無君也文不足而求功於武也民勞之無臣也無能爲益而待益於上也柏舟之無民也薄其所厚則雖欲弗淫蕩而不得也故觀乎民勞而國無不亡之勢觀乎柏舟而民無不散之情兆其亂者其六月乎六月未有亂而正與菁莪相反則其爲亂可知已一治一亂之際如掌反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生殺之幾無漸遞之勢無疑似之嫌也又曰亂極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極而亂非一旦之亂也方亂之終治之幾動而響隨之爲暄風之試於霜午而憂亂者莫之覩焉方治之盛亂之幾動而響隨之爲涼飈之颺於暑晝而怙治者莫之覺焉夫覩其所不可見覺其所不及喻者其惟幾與響乎詩之情幾也詩之才響也因詩以知升降則其知亂治也早矣故曰雅降而風黍離降而哀周道之不復振然則黍離者風雅之畛與閟黍離而後知黍離是何知之晚也菀柳而下幾險而響孤瞻卬而降幾危而響促取而置之黍離之閒未有辨也故瞻卬之詩曰心之憂矣甯自今矣生於心動於氣淒清抑急先此而若告之早成乎風以離乎雅遞以陵夷而無一旦之區分黍離之爲黍離甯自今哉節南山雖激而不隘板蕩雖危而不褊立乎菀柳瞻卬之世泝而望之不可逮矣雖然更有早於菀柳瞻卬者宣王諸詩是也密而察陵夷之勢幾愈微響愈

幽非夔曠之識誰從而審之哉又曰穆王以降無雅昭王以降無頌非弗能爲之也因周召之作祓之於絃管酬酢神人無不足也厲王之世而變雅作述先王之旨用以諷刺反正者之變弗敢與正者伉也卿大夫稱言於私其流聞上弗敢以祓諸絃管也過則規之善不足與述弗敢以其功德與先王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夷厲以上君子遵其禮小人遵其制雖有暴君侈相天下猶以寧過文武之澤永矣周之陵遲而東其肇於宣王之世乎王風之陵遲而黍離其肇於宣王之雅乎崇鄭之封飾甥之嫁娶於齊而城之徐戎稱王征之不下其恩已微其威已熠然且震而矜之以其制作與文武相伉何其不知慚也易曰中心慚者其辭枝無德而以僭作未有

不蕪以游者也申伯之功吉甫之德韓侯之受命召虎皇父之帥師以姻亞而貴以尊高而賢以私寵而榮以天子戰諸侯而紀其績而揆以此出入於大明皇矣之開誧賓客而動鬼神文武之澤斬矣故善誦詩者誦吉日車攻之篇如南山正月也誦崧高烝民之篇如民勞板蕩也即其詞審其風核其政知其世彼善於此而蔑以大愈可以意得之矣又曰作詩者之自夸何昉也文王大明豈不孔碩矣乎鹿鳴四牡豈不肆好矣乎關雎葛覃豈不穆如清風矣乎爲彼者未嘗自居也自作而自詡之唯吉甫奚斯耳我知吉甫奚斯之靡所疑慚者貌取而無實乎文侯之命黃稚之書也舉文王之明德而加之義和無慚焉崧高烝民黃稚之雅也躋申伯仲山甫於伊呂周召之上無慚焉

閟宮羹稗之頌也魯僖伐楚之功於周公而無慚焉周至吉甫而雅亡至奚斯而頌亡古今文章之變視此矣又曰古先王之封建也尊其尊親其親必將愜其願而歆之以爲厚乎嗚呼是不察之論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奄與淮夷故墟也太公之封於齊史遷貨殖傳謂其地潟鹵人民寡召公之賢且功且親且耆耄而封於燕沙磧苦寒密邇北塞皆非擇而取之也先王不以利報親賢而體親賢之情於利之外而親賢亦安之惡有封國建侯使之牧民而必圖度肥瘠者哉爲地擇人未聞爲人而擇地也君以利導臣而臣不趨於利者蔑有矣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豔稱之而上下不以爲非君以是厚其臣故父亦以是厚其子蹶父爲女相攸擇山川魚鳥文皮堅革之淵藪厚植以快閨房游燕之資慶令居焉父子夫婦以利相接沈湎於貨賄食色之中他日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不慙遺我王又何怪乎漢高之於陳平也不以孫叔敖之智處之而曲逆之祀不絕魯僖之於季姬也不以孟光之賢期之而鄧子之好不終西周亡蹶父絕而申韓繼滅故賢者不以利爲厚君子不以利厚人所以植之不仆也魏源曰風有王伯雅亦有王伯南豳王者之風也列國伯者所陳之風緇衣木瓜雖美亦伯也周之宣王猶漢之宣帝乎王伯雜用其雅亦伯雅也采芑毛傳曰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言其強美斯劣矣是誼毛傳已發之不獨齊詩五際爲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終

仁和邵順頴校
海寧蔣廷敞校

詩古微十二

邵陽魏源默深著

小雅菩問下

問箋以十月之交非刺幽王時司徒乃桓公友非此詩所謂番也然桓公爲司徒在幽八年而幽王三年已嬖褒姒長歷推日食在幽王六年何害桓公以前之爲番何楷因據魯韓詩番或作皮（漢書作繁釋文）字與樊通（左傳繁纓禮記樊纓）謂卽樊侯仲山甫之後猶申侯卽申伯之後師尹卽吉甫之後趣馬卽蹶父之後而皇父卿士卽常武之皇父近日儀徵阮氏遂以皇父七子皆宣王舊臣先朝賢佐幽王皆不能用而惟婦言是聽是以亂幽之尹氏佞幽之虢石父皆不在七子之列其說與毛及三家皆南轅

北轍者何曰此詩主於刺后族非泛刺朝臣也孔疏以皇父家伯仲允皆稱字爲后之同姓（疏據箋姓刺若知爲氏者以聚子之稱猶刺幽則姓姒）番聚蹶楝皆舉氏曾子閔子皆以子配氏）爲后族之外親與正月篇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相表裏而崔琦外戚箴曰匪賢是向番爲司徒荷膏負乘食采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而左雄疏亦云褒閻用權七子黨進孟康謂刺后族大盛（梅福傳注）則三家詩固均以后黨爲誼宜其刺不及尹氏號石父矣樊侯仲山甫乃魯獻公之子周之同姓（詳變大雅發微）安得以外戚之番爲其後哉惟皇父卽宣王之太師皇父見於古今人表及常武詩疏而春秋時有二向皆不在西都畿內其一邑名卽桓王與鄭人十二邑之一（襄十二年諸侯伐鄭師于向正義謂東都畿內邑）孔疏見毛傳向邑名故以是當之不知桓王以前向爲蘇忿生之邑皇父安得都之且采邑安得稱都兼有三事大夫者乎故知向爲國名當從路史爲春秋時莒人入向之向（其後宣四年魯伐莒取向此卽向故國莒滅以爲邑者地里志沛郡向縣故國是也左傳莒子娶于向姜則知皇父姜姓歷事宣幽會佐南仲平徐以微勞封向不思與國休戚之誼倡寄孥與賄之謀始託宮闈復營狡窟蓋其人會習戎行犴具機智非若虢石父輩之憒憒是以大戎之役衛將無人一敗塗地故詩人責望尤備也漢書五行志曰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又曰十月之交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故取適于日月之災丁鴻傳曰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王勢則日月薄蝕自漢書以來齊魯韓毛並無異義乃近日

阮氏詩補箋以皇父孔聖爲頌德之詞不愍遺老爲惜賢之歎且并番蹶七子之倫卽樊侯蹶父之屬皆先朝賢佐而見棄於幽王不啻飛廉之忠殷室武觀之造夏邦無一取證於三家而忽發覆於千載乎

問温柔敦厚詩教也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十月之篇訟言姓氏指斥宮闈其異於詩教者何已王氏詩廣傳言之矣曰有道之廷不諱過過則相懲相懲以相勸不以言爲恥也無道之廷不諱惡暴而不恥舉而委之於口耳不以恥爲恥也幽王之詩不諱甚矣天子之嬖御斥其姓字而縣指宗周之威號舉六卿曰言其豔煽父不能施之於子者而臣極道之宮闈而無所避忌亦絞矣哉懲之弗懲焉恥之弗恥焉進不以其言爲改退不以其言爲罪貞人愈激淫人愈怙而生人不昧之心其餘無幾矣嗚呼貞淫者非相對治者也烈膏火而投之以水益其燄而已然則爲繁霜十月之詩者其爲忠也不亦過乎屈原之獶亟不忍以鄭袖子蘭出諸口君子猶曰原忠而過矧原之所不忍者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其大都耳未必無一言之出入也

問十月之交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考長歷之術交食皆有定數可推不爲災異惟春秋襄公之篇漢書高文之紀比月連食無法可推於法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朔交何由得食又有歷應食而史不書食者則災祥之理古似非無於是歷家謂日月至朔相連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

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恆少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若過至未分或月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暘盛陰微則不食近人皆謂古術之疏而詩人有用行之說者何曰歷家推算不合則强爲之詞然以比月連食爲古史之誣則非也以定數無關災異尤非也攷周禮保章氏十煇之法一曰祲二曰象三曰觭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序九曰隮十曰想皆見於太陽之旁惟闇爲交食之正可以法推若瞢則日昏無光祲與象則淫氣相侵成形彌與隮則虹暈貫日觭與監序則雲氣冒日想則莫名其狀此九者皆災祲之占非可預推殷周六歷皆無推日食之法見朔日太陽有變則書故不徒曰

日食而必曰日有食之則固兼瞢祲之占而言但其不值朔者尚可不與日食相混其祲或偶值於朔日史則一例書食故有此月而食之事非若後世徒據月魄相揜之一端以其餘則歸之災祲而不謂之交食也然則後世之史書日食與古史書日有食之雖同在於朔固判然不能盡同也史記天官書曰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以上天官書然則古人豈不知交食有定數哉人在氣中猶魚在水中天地之氣變於上則災咎之事應於下既定數莫可逃則災異亦莫可逃也莫可逃之災聖人懼焉眾人忽焉故雖當其食堯舜不避當其不食桀紂不益而食在堯湯則水旱應之在癸辛幽厲則滅亡應之詩曰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言交食有常數也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言雖有常數而禍災可懼也人之壽夭豈非定命豈得曰死非不祥平邦之興亾豈無歷數豈得曰國亾非災乎天垂象見吉凶豈得曰天定之吉凶非吉凶乎既修省猶恐不免而縱恣可免乎

問小旻篇主刺謀夫孔多聽言不明而卒章致兢戰於冰淵戒馮暴於河虎者何曰左氏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預謂義取小人之可畏所以不敢譏議公子圉荀卿子曰不敬小人是狎虎也亦引是詩爲證是古義皆以不敢輕犯小人爲義蓋臧謀不從此君子之自是其謀也謀夫孔多又小人之各是其謀也兩謀不合則必爭爭則有勝不勝而朋黨之勢成君子挾國是以攻小人小人亦附國是以圖君子則必爲一網之勢而善類空大勢去矣易戒不密失身詩言明哲克保故君子愈處亂世則愈持不敢之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進則相機而成傾否之功退亦委蛇而緩剝牀之禍彼東漢東林諸君子過涉滅頂與國同燼皆暴虎馮河之類也故於小旻前五章見謀國之忠於卒章見處患之智

問小宛篇既以詩中之爾皆爾幽王又以我日斯邁之我爲我幽王文義違反者何又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謂將有善誨汝之萬民者似蒲盧得而子之陳啟源謂似當作似續解言王不能治民則將爲能治者繼而有之矯誣傷誼者何陳啟源謂朱傳兄弟相戒免禍之說盡埽紛紜獨得詞義而猶以天命不又一語持之謂惟天子受命於天若

大夫相戒不得言天命者何曰小宛爲兄弟相戒此本三家古義非集傳之說也禮記祭義引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謂明發爲明日繹祭之夜自夜達旦二人謂父母與毛傳以先人二人指文武者迥異則是魯韓以此詩爲大夫兄弟繹祭其先人而相戒之詩（祭義引爲文王詩者斷章取義詳毛詩義例篇）春秋蕃露曰晉伐鮮虞奚惡于晉而同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國殆亾而齊桓納公于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親我而強大壓我我心望焉矣此引以證兄弟之國有相卹之情國語秦穆公享重耳賦鳩飛韋昭謂卽小雅小宛之首章蓋因重耳遭喪未反故取亾人以仁親爲寶之義

慰勉之則先人二人亦指重耳之父母翰飛戾天望以霸圖之遠略而許君說文謂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入雲中月令鳴鳩拂其羽高誘注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淮南時則註以鳴鳩爲鳲鳩餘文與說文同與毛傳以小鳥翰飛不能戾天喻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者與誼相反可證三家詩不以小宛爲刺王翰飛戾天高世遠舉之思也題彼脊令兄弟之興也無忝所生二人之旨也誨予式穀貽厥之誼也且衞武飲酒自悔而王朝之沉湎寓焉與此頌溫克箴彼昏者何異抑戒自儆而荒主之蕩檢形焉與此勸夙興哀岸獄者何異孰謂大夫之相戒非王朝之變雅乎箋以月邁日征爲欲幽王日視朝月視朝然韓詩外傳曰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

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漢書東方朔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也譬彼脊鴒飛且鳴矣潛夫論曰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此皆三家詩說刺王乎不刺王乎與鄭箋孰合詩意乎若謂大夫不得言天命則試問國策稱犀首云是工用兵又有天命也枚乘諫吳王書云弊天命之上壽全無窮之極樂揚雄法言敘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樂夫天命復奚疑是皆爲帝王言之乎

問鄒氏忠允謂巧言之詩取第五章巧言二字名篇其末章彼何人斯以下當爲下篇之首章與今分篇頓異者何又小序以彼何人斯刺幽而疏引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宋衷注云暴蘇二公平王時諸侯是不以爲刺幽王者何淮南精神訓注曰爭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則其謚又異而事非無稽皆不見於毛傳者何曰左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以譏林父如戚將爲亂則所歌乃末章居河之糜於蘇公刺暴無涉不應爲彼何人斯之首矣二公仕於幽王之朝何妨卒於平王之世且蘇地在溫卽成王司寇蘇公之後成十一年左傳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預並注鄭地路史暴辛公采鄭今河內溫縣桓王時以其地與鄭昔周克商使諸及雒戎盟于暴文八年范甯杜預曰暴地在鄭卽春秋公子遂地也一名暴隧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則其采邑皆在東都畿內豈有不從平王東遷者乎則時世

不足疑矣至譙周駁世本謂古有埙篪尚矣蘇暴善之而繆記爲作云云此言尤不知古書之例考世本韓哀作御宋衷注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世本中如夔作樂伯夷作禮伯益作井垂作規矩準繩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禹作宮室逢蒙作射魯昭公作弁衞公叔文子作輗軸咸以其增益修改功同創制豈不知肇始義軒取象大易哉椎輪爲大輅之始而不可以大輅爲椎輪鳥蟲爲篆隸之始而不可以篆隸爲蟲鳥作詩者尙有述古造篇之殊烏在一藝之精能不可名作蘇暴始應音律之宮商繼分水火之門戶考其致釁之由則不起於國事也紬其賦詩之趣復無與於刺讒也大雅瞻卬刺幽王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詩人疾而刺之云云正與淮南注爭閒田者相表裏暴蘇采邑犬牙相錯以卿士之尊爲爭田之訟出三物之詛同細民之行彼善於此殆同唯阿疾讒有愧屈原惡惡復殊巷伯存之變雅見周道之陵遲焉而謂皆作於聖賢之徒止乎禮義之中則閒田之爭豈議禮之訟三物之詛果三王之制耶（周禮春官有詛祝秋官有司盟詛皆以平小民之訟獄耳故曰詛盟不及三王毛詩但謂相譖不言爭訟但見其列巷伯之前而不知無刺譖之語烏乎周之興也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由獄其子孫乃有虞芮之爭不旋踵東遷而蘇忿生之田又爲鄭人所有矣毛詩但言蘇公被暴公之譖豈情事哉問巷伯之詩哆兮侈兮毛傳哆大貌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

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風雨室壞夜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男子然閉戶不納云云正義謂寺人奄者非能身有奸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之事然則毛傳泛引雜事乖說經之體者何曰此正義誤於鄭箋謂讒人譖寺人寺人傷其又將及巷伯故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考周禮無巷伯之官天官序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謂奄人稱士者異其賢襄九年左傳令司空巷伯杜注巷伯卽寺人則是寺人無爵王之寺人五人於五人中最長者謂之巷伯序之巷伯卽詩之寺人孟子孟伯皆長也皆刑餘之士爲之毛傳曰罪已定矣而將踐刑則是作於將被宮刑之先故預著寺人之號題巷伯之名以見身爲士類蒙此宮刑被帷薄之污嵯遭哆侈之嫌謗而毛傳以顏叔子魯男子辟嫌之審不審證之記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李下瓜田禮防疑似坐懷拒戶傳引前規俾知小人陷君子無可捃拾則必蒙以闇昧之事絕其解免之路敗其名節之防鳳汙王商蜂掇伯奇娶孤摘翁無兄盜嫂蠅璧相點今古一轍史遷遭腐刑下蠶室班固論之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又焉奉世傳贊曰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小弁之詩作離騷之刺興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孔融駁復肉刑議亦有冤如巷伯之語豈非遭讒而後爲巷伯非爲巷伯而復遭刑魯詩同毛義乎正義乃謂奄寺不

謂譚伯周大夫其時譚已滅於齊僖二十四年距莊十年凡四十八年而尚有爲王朝大夫者則自西周以來世居王官矣身居王室國在東方故尤悉彼癉勞恻其籽柚小東譚莒小國大東齊衞大國楊慎謂平王始遷於洛是爲大東敬王辟子朝居王城東西二王並立者十年是爲小東云無論敬王距變雅之亾已百餘年且小東大東皆東人也則西人又何指乎　幽承宣王之後列邦尚供王職然來者日以厚往者日以亾困東人乃西人所以自困也睠顧周道潛然出涕雖閔東人之窮實歎西政之紊而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乃全詩所刺之主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案上文言東人貧西人富則裘當作求謂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宂氏之職蓋韓詩說若毛傳謂舟撰賤人既與上文殊例而熊羆亦不可爲裘孔疏辯之矣至或引國語史伯所云禿姓舟人則周滅之以證此文亦偏枯無取酒漿刺素餐也琐佩不稱其服也師尹號石七子閻黨實繁有徒不可偏刺則託

能奸淫所嫌非卽男女之事以此述毛何異瞽史誦詩大人占夢乎

問大東序曰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以告病鄭箋謂譚國在東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則是下國之風安得入王朝之雅若謂譚無風則譚滅於齊莊十年今濟南府東南十里有譚城曷不附之齊風猶黎許附衞而入變雅者何後三章廣陳天象韓詩傳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與毛傳合其託興奈何曰是非譚國大夫之風也其所刺亦非徒困役傷財也考春秋譚子奔莒則是子爵而衞風稱譚公維私孔疏謂之稱則詩作於衞人何以齊衞那反皆稱侯不稱公依臣子王朝卿士稱公之例國語襄王十八年翟人來誅殺譚伯韋昭則知譚以子男入爲王朝大夫故從

喻天象以言之傳箋皆不明其比興考劉向謂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天之章也此猶人君之有紀綱法度以綱維四方蔑而廢之則君爲虛位而天漢不明矣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謂天漢天一所生爲東南西北之限織女後宮之象也不成報章則陰教不修而煽方處矣河鼓謂之牽牛天將軍也啟明長庚太白也大司馬之位也主六師在內者畢爲邊兵爲天子奮武衛者皆有名無實則內外無所恃四夷生心矣箕爲口舌好言蔑言出焉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喉舌於人爲百揆納言之任焉不可簸挹徒以翕揭則讒諛在旁而百寮結舌矣輔弼失人而大阿倒柄矣憂宗周之隕非徒哀東人之困也故曰王朝大夫之雅非下國之風天象比體兼用惠氏周惕莊氏存與說

至太白謂之長庚亦謂啟明毛傳不明言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韓詩曰太白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蓋天官家古誼乃孔疏謬歧爲二星鄭樵又分屬金水皆不通天文見譏前哲若何氏楷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當其晨見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是亦不然緣金緯甚大或雖與日合而其光不伏則一日可晨夕兩見可用儀器測而知之此殆刺一人分掌內外禁旅猶皇父以椒房而兼兵柄者歟不然泛陳天象如離騷之天問二雅無此譎誕也

問曰蓼莪序爲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子乃謂與四月北山同一大夫所作者何曰銜恤之痛非可代陳後漢陳忠疏曰先聖緣人情而制服二十五月是故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

門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職者亦上之恥也說文作餅夫曰蓼莪之人作詩自傷則非代陳之詞矣曰臣有大喪則是士大夫不得終喪而非民人不得終養既爲大夫陳情宜列變雅矣幽王時孝子仕於王朝迫於征役非徒不獲終養且墨絰從役迫爲流涕之訴用代陳情之疏呼籲昊天哀我顧復冀我王聞而憫之其事則變焉其聲有哀焉苟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百世而下有廢篇不忍講誦者矣是豈不病之呻所可代擬乎箋以餅罄罍恥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吾不知其以罍喻富眾乎抑以罍喻王乎韓詩謂瓶仰罍以給人猶下仰上以養其親明爲顓上之詞而有國者之恥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明在卒哭之後不如死之久明非初喪之詞我獨不卒明抱不獲終制之恨然則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豈非聖王以人情爲田抱衢尊以斟萬物於不竭者乎四月北山篇次本相連比自毛詩以大東刺其閒而義始睽隔苟通以三家古義何啻析符之復合矣首章箋云我已長大視以爲非我反謂之嵩憂思雖在役中不精識其事案此與黍離皆孝子之詩故起興略同而鄭箋則韓詩說也

問四月之詩讀詩記引韓序曰歎征役也毛序爲大夫刺幽王而傳但著訓詁王肅述之則謂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征役過時曠廢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使我不得脩子道則毛韓同義自續序謂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而鄭箋因以寒風暑日喻王政之病民江漢

南國喻吳楚之修政於是孫評孔疏並申鄭難王謂序傳皆無
行役祭祀之義且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今祇數月
之久未踰出師之期何得遽怨曠祭而嚴祭并譏韓序不足盡
詩人之意者何曰此詩不特韓毛同義左傳文十三年公還自
晉鄭伯會公于棐欲如晉請平文子賦四月杜預謂取行役踰
時思歸祭祀又孔叢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且三章冬日
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全同蓼莪末章則是作於
一時彼為不得終喪此為不獲喪祭也夏月冬日紀行役之時
江漢南國紀行役之地先祖匪人胡能忍予明曠祭之思也君
子作歌維以告哀則靡盬之訴也若夫采薇宣雅本非文王之
詩詳小雅宣王詩發微虞練奪情詎等尋常之祭而乃誣毛同鄭强傅刺

王試思斥先祖為匪人有是詩教乎箋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世乎疏謂出詩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
詩之怨父母豈知匪人之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難
楚君長能理小國使得其所抑思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而句吳
是時未通上國耶
問曰蓼莪四月喪祭同情至北山則偕偕士子憂我父母未見
終天之恨而謂作於一人者何曰顏氏家訓云北面事親別舅
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北山之悲皆大失也文章此韓
詩以北山同於蓼莪四月之證而送兄養老並同陟岵之
情則篇次當在蓼莪之前蓋勞於王事不得歸養之詩乃未聞
喪時賦也使人不得為孝子者亦將使人不得為忠臣故正雅
始於四牡將母之篇而變雅詳於王事賢勞之恨王道之隆替

必自人情之中鬱始也次於大東之後大車小明之前幽王時事類然矣

問節南山詩子以爲專刺尹氏聽政之不平而傳箋訓釋與三家復有同異者何曰經師舊聞動殊軌轍衡其得失平心自見

四章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毛傳云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攷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說苑桓公曰羣臣衣服與馬甚汰吾欲禁之何如管仲曰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食必粳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以奢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淮南子曰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詩云弗躬弗親庶民不信此徵之毛傳得經義乎古說得經義乎七章箋云四牡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于夷狄云云案新序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云臀無膚其行次且此之謂也雜事中篇

論曰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爵祿篇潛夫論曰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是故列侯關內侯宜試補吏以信其志

旌其能易林曰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景公耋老尼父逝去則是詩人之自傷駕鹽車以將老非大臣自恣不聽使令之謂也以此徵之鄭箋得經義乎魯韓得經義乎以文害詞能勿以詞害志乎

問無將大車序謂大夫悔將小人而集傳以爲行役勞苦憂思之作果爲與乎爲賦乎曰大車牛車所以任重非行役之乘易林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三國志趙王幹傳易教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楊震傳野無鸛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韓詩外傳逃趙簡子云春樹桃李夏得其陰春樹蔌黎秋得其刺亦引是詩爲所樹非人之證而荀子大略篇廣其義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

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如此其著道不同何以相友也以友觀人焉所疑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毋與小人處也盡之矣盡之矣幽厲變雅陳誼多端而一言以蔽之曰刺小人是以皋皋訾訾刺素食也懼懼慘慘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聖王知壽命之不長故樹之善哲以貽後嗣而後王慢弗祗也與厮役處與徒隸處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意以刑餘可爲周召也夫孰知負且乘致寇至哉祗自底兮大夫悔將小人乎所以戒後王者切矣有人焉容色詞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易其畔人甚速祗自底兮之謂乎

問鼓鐘疏引鄭注中候握河紀曰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謂出韓詩昔人疑幽王無南巡之事近世申毛詩儒或據左傳椒舉言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謂太室卽中嶽與淮水所出之桐柏相連幽王或因盟太室而散游桐柏會於淮上則幽王亦似會南巡者何後漢書陳忠疏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和于樂者以其聲及籥不僭差也又文選注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則是齊魯韓毛皆以南爲南夷之樂皆不用二雅二南之說與毛傳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箋作先王之樂于淮上大同小異者何曰變雅不皆刺幽幽王亦無南巡之事蔡邕明堂月令引古樂記曰武王代殷薦俘馘于京太室則太室乃鎬京明堂周時嵩山未列中嶽幽王果至東都則必盟於成周何爲舍之而就嵩室幽王如果至嵩則諸侯皆會嵩下矣何爲復舍之而會淮上乎幽王驪烽之戲正恃鎬京太室之盟故諸侯聞烽畢至耳及失信之後烽火不靈故爲犬戎所覆若嵩室桐柏則近荆蠻距西戎北狄皆遠何爲因此盟而戎狄叛之是太室之盟決在鎬京不足證幽王南巡之事而韓詩昭王古義足破毛序拘牽之例矣至訓南爲南夷之樂及訓四夷之樂爲韎任朱離此四家所同陳忠約舉其訓詁非增益其章句鄭注周禮時用韓詩而糅雙氏掌四夷之樂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詩以雅以南是

也是韓詩無此佚句之證章懷見韓詩經文同毛遂妄臆爲齊
魯誣矣葢古王者作四夷之樂明德廣所及皆作於先王非作
於四夷白虎通曰誰制四夷之樂以爲先聖王也先王惟行道
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四夷安樂來朝中國于是作
樂以樂之明德廣及之也故百王不易故太廟得陳之明堂位納蠻夷之樂是也
而南樂則尤和而近雅故教國子亦用之文王世子胥鼓南是
也鄭注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
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亦韓毛經文同之證
左傳舞象箾南籥在歌周南召南之外明二南屬王歌南樂屬
籥舞舞主容不主聲故南籥無詩不得以二南之地名爲樂名
也風雅頌皆在雅樂之中則二南國風即在雅樂之內與南夷
之樂相對不得以雅樂爲二雅之詩而南樂爲二南之詩也自
劉炫稍支其詞而蘇轍鄭樵程大昌遂皆主二雅二南徒據士
大夫燕飲合鄉樂之禮以例王朝奏樂之制內遺國風周頌外
遺南籥象箾與季札觀樂無一合與齊魯韓毛無一合徒昭其
不學而已此詩巡守南方因以南籥配雅爲燕享之樂毛主幽
王故謂鼓其淫樂以示諸侯然三章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
及和而不僭仍無所謂淫樂也鄭箋閻用韓義張先王之樂于
淮上特泥序刺幽故不得不強誣失禮耳南巡會同而張先王
之樂何失禮之有豈得以膠舟渡漢之事而預貶淮水之會哉
曰毛傳雅及四夷之樂以爲籥舞與韓詩薛君說同鄭則謂雅
南籥爲三舞名雅屬萬爲武舞籥爲文舞與毛韓異義者何自
虎通義四夷之樂惟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惟有舞無歌
而薛君謂惟南可和于樂者以其聲音及籥不僭差者何曰雅

爲王者之正樂南爲四夷之南樂以籥則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籥南舞亦用籥也鄭以雅南籥爲三舞於經既不詞且燕享合樂惟有雅舞南舞皆以羽籥不以干戚故總言以籥不偕安有萬舞並稱爲三況萬爲干羽合舞之總名合文武而一之見於簡兮毛韓之傳白虎通謂南夷之樂持羽舞異於東矛西戟北干之舞與左氏舞象箾南籥之制合而雅從可知安得以雅爲萬專屬武舞哉至薛君謂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雅者蓋四夷之樂惟南方有歌見於白虎通義故云和而不僭矣

問中田有廬韓詩外傳詳述井田廬舍之制漢書食貨志何休公羊注范甯穀梁注皆沿之近儒或主鄭箋謂班志以下皆沿韓詩之誤者何韓詩不言國中野外之別惟趙岐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得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周禮載師賈疏用之然近世王氏夫之閻氏若璩毛氏奇齡均疑焉謂以在田之二畝半言之漢志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爲夫是一步六尺一畝百步周六尺抵今三尺六寸是二畝半每方五丈六尺八寸當今一畝半耳八口餘夫父子異室加以牆溝桑地場圃雞豚牛羊舂炊糞壤之所既有所不容以在邑之二畝半言之且次國五里之城提封萬井凡八萬家苟冬月入保則城邑又何以容況北土多黍多麥播藝於秋冬芸穫於春夏終歲無閒田閒日安得屢徙勞費曠土廢業而先儒習而不察者何曰此趙岐之誤非韓詩之誤趙氏謂二畝半在田是也謂二畝半在邑且以邑爲城中合成五畝之宅則非也考韓詩外

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相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此韓詩說但言二畝半在田而不及於邑也漢書食貨志曰八家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云云此魯詩說但有在田廬舍之畝數而無在邑之畝數也蓋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鄉遂皆有邑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鄉遂之民在國之四面鄭氏以畿內千里計之僅定受田者三百萬家而六鄉之七萬五千家尙在遠郊之內故近郊有宅田有廛里有場圃其外仍有士田賈田遠郊則有官田牛田賈田牧田鄉大夫掌之而比閭族黨州皆其屬焉安得誤算於營國九里之中而計其不足乎又案遂大夫令爲邑者注謂爲邑者自里以上皆謂之甸在邦甸則爲公邑在家稍則爲家邑在六都則爲都甸之公邑距國二百里稍之家邑距國三百里縣之小都邑距國四百里甿之大都邑距國五百里此六遂

之邑也以六鄉言之則自國適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此六鄉之邑也論語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齊伯氏駢有三百室之邑論語鄭注伯氏齊下大夫食三百家之邑案此即易所謂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者也又左氏傳卿備百邑鄭志以二里卿百乘下大夫則得十里之成書傳或稱四井爲邑小司徒鄭注方二里五井爲邑廣雅六軌爲邑管子公羊傳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蓋比長黨正皆有官居自邑而邱甸皆與井田錯處不遠略同後世村堡市鎮之制非都邑有城郭之比公羊傳注稱古者因井田以爲市俗云市井市井即邑之謂也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鄭注邑猶里也管子言四民勿使雜處士就燕閒工就官府農就田野章昭注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是即近郊之民亦不過附郭以居待農隙講武之令豈必虛國中市廛以待冬民之盡入哉其在邑之宅本有五畝實不止二畝半考遂人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二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鄭注廛城邑之居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此謂邑中稱宅若田中不得稱宅先鄭曰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蓋國中有二廛一曰市廛則商賈處之一曰宅廛則民居之楊子雲有田一廛陳相願受一廛而爲氓皆百畝之田兼邑中之宅也是五畝之宅專指邑中之廛故韓詩漢志皆但謂二畝半爲田中之廬而邑宅皆不言其畝數趙岐注始合井廬邑宅各一半共爲五畝紹非孟子專言邑宅之意幽風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毛傳微牆下徑也引孟子五畝之宅樹桑之以桑可見邑宅樹桑即有五畝非二畝半載師園廛二十而一凡宅不毛者出里布止責廛宅以樹桑而不征及田中之廬

也田不耕者出屋粟不云廬不毛者有罰詩則中田之廬惟疆場有瓜而不及五畝宅外之桑也漢志雖有還廬樹桑之語然其上言田中則知田廬重蔬蔬不重桑矣　葢田中不得有樹則知田廬重蔬蔬不重桑矣　葢田中不得樹木恐妨五穀故穀梁傳曰古者公田有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無樹桑之說說文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故詩言於時廬旅廬之異於廛宅明矣春秋井田記曰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貴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後漢書注及公羊傳注引與漢志二十畝為廬舍及韓詩二畝半在田之說悉合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而謂二畝半之蝸舍不足為主亞饘宿之遽廬乎至雞犬桑麻倉廩汚池則皆聚於邑中之宅數里冬保壘輦車牛未足為遠且或婦子入而丁壯番休視三時要為農隙何至曠土廢業乎先王寓兵於農既以溝洫限戎馬以農隙講武事其度邑居民雖不必盡有城郭而五畝之宅各有牆孟子樹牆下以桑　則環其邑雖無城而必有堡溝無事守望相助有警負杖入保不待堅壁清野而眾志成城是以有亡國而無殲民有外敵而無流寇豈若後世阡陌蕩然保障不設民鳥獸散哉鄭氏周禮園廛注取孟子五畝之宅以釋廛取此詩中田有廬以釋園雖未明言邑宅野廬之畝數而大旨則同或謂公田百畝不得家取十畝及二十畝為廬舍而以中田之廬即在私田之中盡斥韓詩漢志公羊穀梁傳之謬以是申鄭豈有是哉

問大田之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謂惟助為有公田引為雖周亦助之證然小司徒遂人及考工記匠人皆以九夫為井不云八家同井亦無公田之名者何鄭氏以遂人為鄉遂法匠人為都鄙法後人多議其失然孟子言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一使自賦則鄭義似非無本者何曰公劉徹田爲糧本在助法之先其閒改徹爲助復助爲徹皆異其賦制非異其井制左傳曰穀出不過藉公羊傳曰什一而藉藉卽助也穀梁傳且明曰私田稼不善則非民是周制雖一夫各受私田百畝而其供於上者仍不出公田十畝之入是其耕也亦藉其入以耕其九其賦也亦私其九而公其一故上曰駿發爾私下曰雨我公田其實皆什一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孟子鄉田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則就周之井田行殷之助法但改九夫爲八夫以百畝當七十畝此潤色於今古而行之者豈徹法無公田之名乎至鄭氏謂鄉遂用溝洫都鄙行井田朱子用以注孟子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夫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鄉三遂下文鄉田同井之鄉卽侯國三鄉之鄉請野之野卽遂人治野之野也豈同是野而遂人指郊遂孟子指都鄙乎且所云國中正指都鄙之地民居畸錯城郭溝濠自難畫井分疆豈可反行助法而郊野鄉遂土城曠衍反不助而行貢乎馬端臨謂九一授田之制什一取民之制蓋國中但一夫授田百畝而賦其十畝之入所謂以貢濟助之窮也若夫溝洫正所行井田豈可以野與國分井田溝洫之異乎

問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明徹法取民之制且我取其陳食我農人遺秉滯穗以利寡婦而漢書食貨志述李悝極陳井田之困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

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
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
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
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是每歲無水旱兵役之災疾病死喪
之費僅以五口之家計而不足如此計粟人月石半折米七斗
一則合今量不能月三斗也　故李悝欲盡地力以足之與詩所陳相反者何
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畝起于步六尺爲步長寬各百步爲方
百畝九夫爲井井方一里以一夫之地爲公田井十爲通通十
爲成成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計百井九百夫之地公田取百夫
焉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爲田九百萬畝計萬井九萬
夫之地公田取萬夫焉此詩歲取十千乃萬夫之入百里侯國

之制也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
周尺者言周盈一尺也　至漢武帝始增二百四十步爲畝而古
或謂殷周之周非是
尺當今尺六寸四分每步當今尺三尺八寸四分每百畝當二
十四畝五分有奇以今稻田計之每畝約收穀二石四斗歲約
得五六十石折米約三十石人歲食三石六斗足食八九人而
他用不與焉荒歉不與焉安能尚有耕三餘一之羨豈古人皆
虛言耶以南山詩證之則知五畝之宅在邑桑麻雞豚出其中
二畝半之廬在田瓜蓏蔬圃出其中而又澤梁無禁芻蕘者往
焉網罟污池入焉其利民者一矣以甫田之詩禾易長畝證之
則知一易之地家二百晦田百晦萊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田百晦萊二百
晦即不易之地亦有萊五十晦所謂易者即漢世代田之法一

故三嗣歲易其處以其荒者爲菑田以滋牧畜則明歲耕之所收必倍故漢志引此詩或芸或芓以爲代田之證食貨志曰趙過爲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上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不盡地力故力有餘此利民者二矣再以甫田我取其陳證之先王倉廩有餘則春秋發以補助不給而無取其償故豪富不得乘急倍貸以病農郎春秋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公量收尚爲末造之政矣周官國服之息欵後世青苗之法乎其利民者三矣然則淒雨祁天澤公之上而不必私己既富方穀豈侈言乎故不讀幽雅不知王道

問子以甫田大田爲豳雅而以下爲東都之雅詳變雅豳王乃詩發微中

瞻彼洛矣毛傳以洛爲宗周浸漑之水何以見其爲東都之洛鄭箋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說雖小異毛傳安知非陳古之刺而謂其闇用魯韓者何曰西都之洛卽禹貢之漆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浸漑之水然周世三都惟東都以雒名邑蓋以洛水得名洛之爲雒猶鎬之爲鄗皆叚借通用魏黃初元年詔曰漢以火德忌水去水爲雒是周時豫州之水本名洛也西鄂八水所會則主鎬而不主洛鎬亦以水得名見水經注從無以洛當宗周之稱者禹貢有豫州之洛無雍州之洛周公作洛邑以朝諸侯故詩以瞻洛起興若西都則錫命當於鎬京漆沮非朝會之地故釋文亦但云洛水名曾不著其爲雍州之浸則亦知三家以洛爲伊洛之洛矣鄭箋首章云君子至止謂來受

爵命者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士服韎韐見士冠禮注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朱韍不得服士服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見天子之法耳次章云既受爵命賞賜而加容刀有飾顯其能斷制三章云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焉全用白虎通魯詩之義周官賈疏亦用此文若爲陳古刺今但當述朝覲封爵之常典何偏舉世子將軍偶一聞見之事乎而近日申毛詩者謂世子既任軍將豈尚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士服以出與次章受爵加賜相礙因謂韎韐爲天子之戎服是則舍禮經士服韎韐之文而臆造天子戎服之典尚何足與辨詩序之通礙乎驪山烽燧近不信於畿甸遠不備夫戎緘而汎美東都之軼事可寤危亾之闇主乎詩爲盛周之雅章讀其詞而可知也其爲世子初受爵命將六軍則非三家之師授莫知也此虛實之辨也

問裳裳者華末章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毛傳訓似爲嗣箋謂惟其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以傳於序刺幽王廢世祿之義而子不從者何曰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三家詩訓似爲有諸內形諸外之誼左傳言祁奚舉賢不廢親讎建一官而三物成亦引此詩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而申之曰維善故能舉其類類卽似之謂也豈得强訓嗣續以傳刺幽乎

問頍弁角弓菀柳三詩刺幽而子以爲刺厲者何曰試質諸大

雅刺厲刺幽之篇則瞭然矣厲王暴虐剛惡乃武乙宋康之流
幽王童昏柔惡特後漢桓靈之比故刺厲之詩皆欲其收輯人
心刺幽之詩皆欲其辨佞遠色當幽王荒淫之世而僅欲其親
兄弟燕宗族豈對治之藥石球亂之良規且曰樂酒今夕君子
維宴豈所以勸淫湎長夜之主乎徵以厲王諸詩則板之七章
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此厲王不親宗族以致孤立之明徵也
一則曰上帝板板再則曰蕩蕩上帝與此菀柳篇上帝甚神皆
監謗時不敢斥言而託諷之同文也且大雅厲幽並刺何以小
雅獨皆刺幽無刺厲以經證經誦詩論世則頍弁居瞻洛裳華
之後采菽魚藻之前其爲厲王詩無疑矣角弓菀柳宜與車舝

青蠅賓筵互易則篇次之失耳

問瓠葉之詩子據後漢儒林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備列典籍以
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蒐首章懷謂歌此詩以爲射
節是三家詩以爲古人飲射之樂章則其篇次不當在幽平之
際且士大夫禮乎則鄭箋不當以君子爲庶人庶人禮乎則其
詩不當列於雅頌閒其說曰韓詩之義具於鄭箋其首章箋云
此君子謂庶人之賢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
道藝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
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于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次章箋云飲酒之禮既奏酒于賓乃薦羞每酌
云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一篇皆與劉

昆傳相表裏士冠禮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然既夕注云士腊用兔則此三章皆言兔首其爲依士禮立賓主以獻酬明矣葢先王雖禮不下庶人而鄉飲酒以賓賢能其服士服與鄉大夫行禮者卽此末仕之君子也曾是講禮習藝之時而不得依士禮以酬獻乎漢時禮樂未湮故劉昆尚歲時舉行其列於東都之雅者猶公侯祭祀之雅與甫田大田之豳雅凡不專係王朝樂章者則類次乎此也不然鄭氏何由知爲農功甫畢何由知此君子爲庶人之賢者何由知首章以飲父兄室人次二章爲朋友講習而劉昆亦奚取于刺幽之詩爲射禮之節耶續序乃謂士棄禮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則詩三百皆可一言以蔽之曰刺幽王矣

問車舝之詩左傳叔孫昭子如宋逆女賦車轄爲集傳宴樂新昏之所本子反從序刺幽王者何詩中曰爾曰女鄭箋或謂王或謂諸大夫與末章景行諸訓不一者何曰此詩章末以慰我心馬鄭所據毛傳訓慰爲安王肅所據毛傳訓慰爲怨韓詩作以愠我心與王肅申毛同義葢鄭以新昏指季女王以新昏指褒姒或謂上章覯爾心慰文義略同不應美惡頓殊愠樂相反然韓詩上章之作心寫與否不可知何得據毛以糾韓且關雎求賢妃至於寤寐反側則韓詩新昏卽指季女亦無不可葢上章鮮我覯爾則是罕覯難覯之義安得不使我心菀結乎說文慰下本具安與怨二訓如是則新昏原不必指褒姒而昭子逆女之賦仍卽韓詩求賢之解矣至詩中曰爾曰

女皆指季女而言雖無好友雖無德與女皆代王自謙之詞關雎琴瑟友之是爲述匹言王雖無君子之德足友賢女女且燕喜之歌舞之所謂說樂君子無不和諧猶之無旨酒嘉肴而式飲式食也古者臣子於君父有起舞上壽之禮有舞蹈稱慶之禮饗鼓軒舞形容和樂烏有諸說之支離乎末章傳訓景大箋訓景明勉幽王則法古人又釋四牡二句爲御臣有禮如六轡之均調與末句覯爾新昏全不相貫考表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徐幹中論皆引此詩循其詞義則高山卽喻賢女景仰卽爲思慕四牡六轡卽爲親迎與章首車舝相應且後漢書劉愷傳景仰前修陳忠上書云百寮景式唐明皇孝經序景行前哲是韓詩皆以景慕爲訓烏有傳箋迂曲之解乎

問王氏詩考引袁孝政注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似三家詩在魏風子謂青蠅在衛武賓筵之前當爲衛武公刺幽王聽讒之詩而袁孝政誤引爲刺魏武公耳外尙有徵乎抑第據小序乎曰易林云青蠅集藩君聽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曰馬蹄躈車婦惡破家青蠅汚白荼子離居夫幽王聽讒莫大于廢后放子而此曰患生婦人則明指褒姒矣荼子離居同於共伯荼世子之證明指宜臼矣故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謂王與母后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謂戎繒申呂也兒鄭語史伯漢書戾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於藩正與詩義相合竊意劉子原注當云衛武公傷幽王聽讒詩刺之云云而轉寫譌奪耳王應麟困學紀聞何楷詩世本古義皆有此說毛

序以小弁伯奇爲宜臼之詩而於此又不明所刺何事於是或據詩考稱引疑似之文幾誤入魏風豈知張揖述齊詩大雅之材七十有一小雅之材七十有四烏容缺其一篇乎

問白華之詩比興錯出於義何居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志煩則詞不得不煩志遷則詞不得不曲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一喻之不足故比類連喻之申后之於幽王固已溝水矣然其詞怨而不怒若終猶有望者故仰瞻天路俯察人情在草願爲菅比茅束之纏綿在野願爲茅承白雲之餘澤在田願爲稻沾北流之微浸在薪願爲桑作烹飪之資藉聽鐘聲以留心歎有感而必應覩斯鶖而得飽憚茲鶴之在林見鴛鴦而戢翼悲之子以無恆于時耿耿不寐眾念徘徊我固不足愛兮抑何子之自卑不見夫履石兮奚俾我之獨底其言有文其聲有哀襲幸君之一寤俗之一改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故小雅之悱怨與離騷之往復皆不知情之生文文之生情也

問都人士首章正義云左氏襄十四年引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禮記鄭注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亾今韓詩見存實無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不得立故服以爲逸者何曰此首章惟韓詩無之魯詩則未嘗無也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故新書多用魯詩且所引字句與毛異則魯詩有此首章之明證鄭服皆習韓詩故云然歟抑或三家之本至後漢間有脫佚歟要非三家本無可必也

問月離于畢滂沱矣毛傳月離陰星則雨家語載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今者月離其陽故不雨其說若何曰陳氏啟源載顧英白說云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安得離其陰則雨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卽雨安得由其陽則旱乎且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則雨遠之則否矣家語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故史記世家無之予長世掌天官知其誤耳涇縣胡氏承珙曰案漢書天文志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東北之星也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或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據此則毛傳月離陰星者謂畢爲陰道之星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雩篇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此亦以離畢爲月出北道與毛傳月離陰星合而家語專指畢星之陰陽言宜顧氏以爲後人妄託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終

仁和邵順穎
海甯蔣廷薇校

詩古微十三

大雅答問上

邵陽魏源默深著

問文王詩序言受命作周縱不如正義所陳緯候之說而周本紀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書大傳亦有是說者何曰羣言嶷亂則衷諸聖請先述經而後以傳折之書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亭亭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是言受命而不言稱王所受又非赤雀丹書之命也但既云

一年二年皆從受命西伯後數之當有改元之事此爲西伯專征之元年非稱王之元年也然則文王改元則有之稱王則未（諸侯改元春秋衞魏皆有）周本紀曰虞芮之君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則是民所歸往謂之王蓋天下或以王相推非文王自稱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周之至德苟二王並立商其間之乎不聞之乎聞而召之也往乎不往乎據天下三分之二擁兵不朝不貢改元僭號爲敵國猶居服事至德之名然則聖人之論聖人也其誣乎孟子論堯舜禹授受湯武放伐及益伊尹周公事至詳萬章公孫丑諸問至辯豈獨遺文王受命稱王之事聖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之虞芮質成六州歸往蓋卽朝覲訟獄謳歌皆往也舜禹有堯舜之薦故受之文王無天子薦諸天又殷之遺澤未盡三州之化未洽故天下皆欲戴之爲王而文終不自王書大傳曰虞人與芮人質成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公卿二國之君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於虖是知聖人之心矣宋書禮志孫權稱帝自以居非中土不修郊祀羣臣奏言昔周文武郊于豐鎬非必中土見漢書郊祀志匡衡議權曰文王未爲天子德性謙讓何得郊豐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議不可用其時羣臣慨然稱善是漢儒傳會孫權且闢之矣曰然則緜詩虞芮質成文王蹶厥生其果在羑里之前耶羑里之後耶曰書序出自夫子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

伯戡黎書大傳曰西伯既伐者紂囚之羑里閎夭散宜生南宮
适謀于太公獻珍寶于紂紂曰非子罪也遂遣西伯伐崇韓非
子亦言文王侵孟克菅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夫戡黎在虞芮
質成之五年紂至始咎之咎而尚得囚之囚而復肯釋之是豈
稱王以後之事鄭亦知其不合遂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
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
文王出則克黎明年伐崇始稱王文王世子疏考文王伐崇明年卽
崩是九十有六之年垂沒始改臣節然乎不然乎史記周本紀
又移崇侯羑里事於西伯未命虞芮未質成以前明與戡黎書
序殷始咎周之年不合呂覽言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
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以千里之地

文王稍首辭願爲民請炮烙之刑又曰紂爲無道臨梅伯脯鬼
侯以禮諸侯于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
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君雖不惠臣敢不忠孰王而可
畔也紂乃赦之文王由賜專征而始伐密黎由伐密黎獻捷入
朝而始見咎於殷安得羑里反在專征之前咎殷反在羑里之
後乎洛西之獻惟呂覽得之文王遷豐時周地尙未東至洛若
非紂賜安得獻之書序以祖伊奔告係殷咎之後者嫌于
以祖伊爲崇侯故倒敘諸上也國策稱文王
是時已爲三公兼二伯故崇侯譖時已云西伯積善累德諸侯
皆嚮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
于是懼而歸之七年當作一年或七月明在虞芮質成之後若未爲方伯
以前安得諸侯皆從之囚乎逸周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

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崇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則是文王伐密戡黎之後率諸侯述職于紂崇侯讒之囚諸羑里而六州之侯咸請于紂逆文王以歸正符左傳北宮文子之語文王弗忍者不忍從諸侯之請稱王也書大傳文王有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又曰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考詩言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功在虞芮質成之後且藉此以免羑里之難豈非服事之心若天日稱王之疑若冰泮乎三分以天下讓柔順以蒙大難洵乎文之事君舜之事父皆人倫之至矣性命之盡矣非聖人不足以知之矣若夫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大傳史記並同而逸周書文傳解有文王受命九年在鄗召太子發則或七

年之譌辟關經義存勿論焉應劭風俗通亦辯文王無稱王事

問大明文王初載文王嘉止傳箋訓爲初有所識及聞太姒之賢而嘉美之親迎于渭著聖賢之配造舟爲梁明天子之制則是文王舞勺之年當太王之世身爲嫡孫考猶世子不稟祖父自制禮儀其可疑者一疏引大戴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而史記周本紀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是文王在大王時已十餘歲可冠取矣太姒生邑考武王之年既過少生康叔聃季之年又既髦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克殷封昆弟康叔聃季皆少未皆封何血氣衰於中年而妊育繁於垂莫其可疑者二於是有據文王受命中身謂文王初載爲卽位之初年年近五旬始取太姒故逸周書度邑解在武王克殷之後年甫六十中更十有一祀則文王生武王時年四十八而邢晉應韓更幼於成王元女太姬亦嫁於革命則

武王取邑姜年亦四十因推周人先世皆壽長而娶晚故自不
窋十六君而閱夏商千歲傳會雖勤情實彌遠其可疑者三又
有謂小戴武王之年既誣則文王九十七之年亦不可信而受
命中身當爲受殷王牧伯之命因謂文王免喪嗣位不過二十
有餘故親迎於嘉禮之時考終於七十之後者然孟子言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適符小戴世子之記而尚書無逸壽媲三宗
其可疑者四書缺有閒弟子惑焉曰白虎通嫁娶篇用魯詩之
說曰人君及宗子父母沒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
定之也昏禮親皆歿已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王者
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
之妹明王者必取大國也則魯詩以初載爲文王受命中身之
初年非世子初有知識時且非在王季時明矣假如王季以先
年春初卒踰年改元次年正月已免喪苟納幣在王季之時則
次年仲春氷泮可取碁而生伯邑考再碁而生武王至文王末
年武王年亦四十有八矣又十有一載而克商武王年五十有
九矣其明年作度邑解曰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故曰武
王末受命克商後四年而崩是武王年六十有四故無逸
數壽考不及武王而小戴九十三之說謬也通鑑
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六十四而崩詳白雲詩
傳名物鈔蔡廓霍魯衞毛聃皆生於文王中年以後則太姒之齒必甚少
於文王然則鄒氏忠允據纘女維莘之言謂太姒爲文王繼妃
殆閻符白虎通魯詩親歿自娶之義矣諸侯不再娶繼室立娣
特周制非殷制且如娣姪無子或皆蚤卒豈無變通文王世子

時元妃已卒冢嗣不聞繼取太姒始致則百之祥試考武周所生之年初載纘女之訓文定造舟之制皆在卽位以後則魯義如九達之衢毛鄭爲必窮之轍矣曰周在岐山莘在洽陽皆國渭北而言親迎于渭造舟爲梁者何曰循渭而行本非渡渭自莘至周當逾洛涇百兩迺送造舟爲梁其洛涇之濱歟大姒之國東瀕於河而諸侯不越境逆女故文王不親至莘國但親迎于渭岐周地不至河而關雎以河洲起興孰謂詠文王太姒之事哉東周初莘幷于虢爲神降于莘之地

問緜詩自土沮漆師古注漢志引齊詩作自杜沮漆言公劉辟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然扶風杜陽有漆無沮者何且公劉于豳斯館酌匏君宗行葦有燕射之禮公堂躋學校之制乃傳

九世至古公反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者何走馬遷岐以後狄患寖偪而緜詩惟築宮廟不及城郭者何曰師古據鄭箋以首章詠公劉遷豳以誣齊詩正義又以誣毛詩豈知毛傳首章卽述古公辟狄去豳遷岐之事而申之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室家明爲下數章與造張本且齊詩作自杜沮漆說文曰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水經注杜水出杜陽山南流左會漆渠水其水出杜陽縣之漆谿南流岐水注之二川並逝俱爲一水合遷岐山西屈遷周城南又歷周原下則其屬岐周不屬豳地明矣惟扶風杜陽有漆無沮爲之說者有三胡渭謂扶風有二漆水其中必有一沮沈青崖謂詩不言漆沮而言沮漆者沮非水名猶彼汾沮洳之沮言周民初遷生計賴有漆水自杜山

來遏陂溉田故漢世猶名漆渠高郵王宗伯則又以沮當作徂言古公去豳自杜陽而徂漆詳經義述聞三者之中沈頗不詞王則破字考周本紀稱公劉在豳其民自漆沮渡渭取材用此釋篤公劉詩涉渭為亂則齊魯同義明有漆沮二水不得以沮為訓詁語詞矣胡義長焉六章捄之陾陾以下皆築城垣之事城之雉堞由堵而起故曰百堵皆興若僅家室之牆上章已言縮板矣城垣有衛而朝儀始可立故七章言皐門應門冢土社稷也豈有遷都不及建城之理乎韓詩傳曰詩疏公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板長八尺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說詳下篇

問皇矣後四章顯頌文王而毛與三家復各為一說毛以阮共旅為地名而訓徂為往鄭從三家以阮徂共為三國而訓旅為眾毛以阮共為密人所侵而文遏之鄭以阮徂共為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若斯乖異者何曰此則師承各異不可强斷將以鄭箋為非乎則上有四國之經文箋云四國密阮徂共復有齊詩五國之旁證後漢書伏湛傳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古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候時而動也案湛習齊詩此云五國謂崇密阮徂共也與箋同義惟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崇國城守先退後伐之訓而同毛傳仇匹之義矣孔疏云詢謀于汝仇匹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謀之羣臣則不同鄭箋怨耦及帝王世紀呂氏春秋述文王太公用兵之言帝王蓋亦古義　及帝王世紀呂氏春秋用民篇亦云文王徂共世紀及呂氏春秋且齊魯韓三家同詞而伐密須密須之民自縛其君而歸文王必匪無稽將以毛傳為非乎則孟子以遏徂莒趙岐亦以莒為地名莒本字旅假借韓非子亦有文王伐孟克舉酆之語孟密同字則亦必有所受矣經師傳異詞者可援周秦古書以正之若古書更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是文之伐密猶湯之征葛弔民伐罪往取其殘也孔疏以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爲伐密後宅程之事考逸周書文王率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崇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不忍作程典而四牡毛傳亦言文王率諸侯撫畔國而朝聘乎紂後漢西羌傳作文王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紂則是所征之密阮徂共皆殷之畔國故詩言密人不恭謂其不恭王命也國語富辰諫襄王納翟后曰昔鄢之亡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韋昭引世本密須姞姓謂伯姞密須之女其國文王所滅獲密須之鼓者則是阮徂共皆密昏姻之國恃其强援同惡相濟上背天王下距方伯故文王赫怒一舉並滅而三國畔殷密實首惡故周本紀書大傳祇言三

在齊魯韓毛以前而先自歧異曷由決其一是乎存其小異會其大同要於經義無閡而已曰三家詩以密阮徂共爲四國箋用其說謂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獲天心密阮徂共之君又助之謀孔疏因謂文王將伐三國徵兵於密密須疑周將畔殷故距之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是亦民之先覺者也又引皇甫謐管叔諫文王伐密曰其君天下明君也伐之不義近世陳啟源力贊孔疏之言謂可與論世管叔所見卽他日啟商之本者何曰箋失諸前孔陳更舛諸後蓋其胸中所有之文王卽曹操所自比之文王前已辯羨里咎周之年受命稱王之失則此謂三年伐密在戡黎前者其誣妄更無足議惟三家詩本義則不可不申呂覽言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孟子引是詩爲文

年伐密須知師不再駕故舉其强大以統之也雖異毛訓大義無殊陳啟源自命述毛反謂國家興亡之際忠臣義士所痛心雖聖人受命不能禁人故主之思故殷之既亡叛周者有四國於破斧詩知之周之將興不忘殷者亦有四國於皇矣詩知之毛詩稽古編附錄則是文王畔殷疏言文王伐三國時畔殷之形將著四國忠義吾不知文王以所征者復是何等畔國而陳氏所述者何毛乎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不言因其譖己而伐之也況於伐密須乎管叔以密爲明君者不過如鄭舒之三儁材智伯之五美宋康之圖王自强耳而云管叔之諫卽他日啟商之本則是武周篡殷管叔忠義不知置周家三聖於何地而陳氏所宗者何經乎至左氏傳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日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注詩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此用毛傳與三家殊義各存不廢可已

問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孔疏以此爲作程之事然史記不言宅程下武惟及豐鎬且崇在鄠縣故滅崇而作豐詩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若密在平涼程在咸陽安得從岐西出師從密班師五百里而東徙咸陽耶且咸陽在渭滸而去岐則已三百餘里不得復謂岐陽程去豐僅三十餘里舍其城郭宮廟屢更以勞民者何曰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路史國名紀鮮原在今咸陽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文王卒於

畢郢郢郎程也 地里志右扶風安陵闕駟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咸陽縣二十里周之程邑也呂覽具備篇武王嘗窮於畢程周書史記解有畢程氏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佑曰畢初王季都之其後畢公封焉是則邑中之都曰程邑外之地曰畢程邑有畢原而合稱之曰畢程猶岐山旁有周原而合稱之爲岐周也畢程在渭北與文王所葬之畢在渭南者有別文王蓋卒於渭北葬於渭南兩地均有畢原畢陌之名後人往往混之僖二十四年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畢酆皆宗邑故武王以封兄弟畢原郎鮮原郡縣志曰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亦名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案畢原與岐山皆在渭北原當九畯諸山之麓則亦岐山支派也岐山迤邐東出隨地異名盡於涇水故咸陽畢原去岐山三百里而得謂居岐之陽若不以爲宅程則必以爲作豐豐去岐亦三百里而詩敘諸伐崇之前非宅程而何且武王自豐遷鎬鎬距豐亦僅二十五里何爲不憚勞民逸周書有文王在鄗召太子發之語則鎬亦文王所營特因考卜有維王之兆辟不敢居而武王成之耳岐周偏西迫近昆戎至文王而六州朝覲訟獄者往焉勢不足容民畜眾縣詩曰百堵皆興以大武禮百步爲堵計之止五百丈春秋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都城不過百雉其周一里可徵其制之狹矣故欲東擇平原興禮樂宏教化程豐鎬三地皆所營度聖人所在成都成邑居程者自居程豐者自豐鎬者自鎬猶周公初營東都於王城郎建下都於洛邑相去亦僅三十五里謂非此不足容民畜眾豈必毀其城郭遷其宮室哉匠人營國僅方九里九經九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咸在焉豈若後世京師之制雄表十倍勞民殫財哉大雅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傳減成溝也匹配也方十里曰成文王受命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案周禮典命鄭注公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是以天子之城方十二里矣其注書大傳又云

匠人營國方九里則大國之城當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是鄭且兩解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竊疑王城十二里者周制營國九里者夏殷制也 矧逸周書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孔晁謂程在岐左右初王季之都文王因焉而遭飢饉後乃徙豐時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是程本營於王季之時故下武惟頌文武作豐鎬不及作程之事 國策魏惠施曰王季葬於楚紀王季葬鄠縣之南山若都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季婦鼎銘山之尾欒水嚙其墓帝王世皇在成周王徙於楚麓左傳成十三年迺晉侯於新楚杜注秦地也 王季初營城爲下邑仍以岐周爲本國故大明詩尚云于周于京而文王治岐之政見於孟子至是伐密班師六州歸化故遂徙程而廣其原隰度邑居民爾曰毛傳訓是致是附爲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祀

又有是絕是忽之文而傳訓忽爲滅者何曰春秋君死曰滅又曰誅君之子不立葢古聖王之征伐也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取其地絕忽施於崇虎致附施其先世故疏謂崇侯有罪其先世有功不當絕祀致者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考崇在鄠縣文王靈臺在焉葢伐崇而遷其人 御覽引六韜曰文王既出羨里召周公旦作靈臺益徵羨里在五年伐崇在六年也故左氏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則春秋時猶爲秦之與國當在雍地矣至國語其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其後爲其王所滅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則此亦文王所滅姞姓密須之後非韋昭所言姬姓矣 或又謂國語密康公從王有三女奔之疑富辰諫言密須由伯姞卽此三女之一而此密非姞姓國者不知富辰諫王納翟后故歷舉鄧息羅皆以夫人亡國密聃鄧廬皆以嫁女爲他國夫人亡國豈是辟奔之女乎何又適符密姞之姓單舉伯氏一人乎其上文摯

疇之國由太任杞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太姬亦皆周初取后族夫人之事　成王滅奄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滅唐以封唐叔而楚之與國猶有唐侯晉悼公滅偪陽使周內史選族屬納諸霍人傳謂之禮葢卽是致是附之禮也故周初列國自三恪二王後外餘多肇自上古如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太皞後薛及南燕任姞皆黃帝後鄫及沈姒蓐黃皆少昊後臺駘後唐鑄杜皆堯後楚邾皆顓頊後檜祝融後越少康後齊許申呂伯夷後秦徐伯翳後舒蓼英六皋陶庭堅後皆傳世千有餘歲夫豈無辟主恃有興滅繼絕之典也孟子於齊滅燕勸置君而去之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孰謂封建聖人之私非大道之公

問棫樸詩子旣用春秋蕃露以奉璋爲文王郊祭以六師爲文王伐崇與皇矣詩是類是禡皆是方伯專征代天子行類祭而又兼取鄭箋以六師非六軍者何曰此非鄭箋之誼韓詩之誼也白虎通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而申之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葢韓詩說而箋本之謂二千五百人爲師未備六軍之制及答臨碩問又以詩言六師皆謂六軍則箋毛以後之言不知他篇言六師自是周代天子之制此篇六師自是殷末方伯之制故韓詩別師於軍以見文王未嘗僭命稱王牧誓尙言司徒司馬司空以三卿率三軍未備六軍之制豈文王時已踰侯度僭王制乎古者用兵不尙衆武王孟津之師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豈文王伐崇乃用六軍七

萬五千人乎韓詩說可正僞泰誓王乃大巡六師之謬若夫造舟爲梁自是殷時侯國之制而周人始用爲王禮耳

問豐都辟廱詠於靈臺鎬京辟雍見於文王有聲文王豐鎬之政獨詳於此一事而周官一書惟言成均瞽宗不及辟廱孟子陳三代學制亦不及之者何大戴禮又謂明堂外水爲辟廱漢儒因以三靈辟廱明堂爲一處夫明堂朝諸侯在東都去豐鎬辟廱甚遠且孟子說靈臺之詩止及臺池鳥獸不及辟廱之禮樂雅頌又止有辟廱無明堂而謂與三靈同處者何曰有文王豐都之制有武王鎬京之制有成王周公營洛之制三者不可合一文王靈臺爲囿沼於臺下而文囿七十里必在郊關之內以齊宣王囿證之　且其詩及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則猶用殷時小學在公宮南大學在郊之制辟廱與三靈同在國之南郊明矣孟子答賢者樂此之問故止及於臺池鳥獸而辟廱圜之以水水必有魚鼈即是靈沼故周頌毛傳釋辟廱爲澤宮益作宮於池澤之上漢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是明堂前之沼即是辟廱也又曰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爲昆侖以拜禮上帝春秋魯君既視朔遂登觀臺是明堂上之臺即是靈臺也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又引韓詩說云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雍之以水在南方七里內立明堂

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也蓋以茅葦取其絜清也靈臺正義此文王豐都之辟廱與明堂三靈同處凡治岐之王政皆於是中行之故曰明堂者王者行政之堂也武王有天下卜宅鎬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其時文王之明堂已在國中因就以爲文王廟更建辟廱於國中爲大學而以殷制西郊之學爲小學祭義所謂祀乎明堂以教孝文王廟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以教弟武王辟廱也祀先賢于西學以教德西學文王辟廱周小學也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廱此西廱卽周之西學因二王後來助祭於文王之廟故習射於西郊文王之辟廱公羊及韓詩說皆言辟廱在國南此云西郊者豐在鎬西故豐京之南郊自鎬視之則爲西郊矣三輔黃圖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殆非無據而韓詩說振鷺亦以文王時學士爲言故五經異義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者是也周書程寤篇文王召太子發于明堂則程卽文王明堂所在距豐三十餘里故文王都豐而兼宅程武王則因文王卒于畢程而立以爲廟也凡武王治鎬之大政皆於鎬京辟廱行之故辟廱成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蓋兩辟廱者文武治天下之大本也然則言明堂辟廱與三靈同處者可以言文王豐邑之制而不可以言武王鎬京之制尤不可以言周禮東都成均之制文王受命之初地狹制儉辟廱外別無明堂武王雖以明堂別祀文王而其辟廱亦未備四代之制至周公制禮樂建成均則太學居中東序在東瞽宗在西上庠在北辟廱之宮在其南諸侯則以頖宮居中無南

面之學四代之學備焉而明堂以朝諸侯以宗祀又在其外而尚謂與三靈同處乎漢書河閒獻王傳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雝宮應劭曰辟雝明堂靈臺也藝文志有河間獻王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此則漢世述周文之制度蓋獻王本毛詩大雅之義而陳之朝矣至靈臺詩義并當以棫樸旱麓證之其首章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曰芃芃棫樸言作豐於岐陽之麓陰陽和山藪殖也唐人地志傳會詩文謂旱山在陝西漢中府禹貢梁州之域而傳箋漢志皆無之孔疏亦不徵引未可爲據其二章曰玉瓚言率髦士行祭於辟雝也其三章曰六師及之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也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韓詩傳謂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則靈囿靈沼與民同樂也是時文王九十有六矣辟雝成而多士濟濟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考文王治岐之政其在文王辟雍之樂乎莊子文王有辟雍之樂若周禮孟子皆據成周學校之制爲言固不可以釋文王之詩也

問下武名篇之義或以偃武爲義或以能繼武功爲義或謂對大武爲名或謂當作文武集傳則謂下義未詳者何子以詩中成王皆謂王誦則此頌武王之詩而曰成王之孚豈得亦謂謚號諸家援此以爲成其王業之證者何曰全詩無一言及於武功而頌武王之詩又無首抑武功之理考詩中繩其祖武之言自以毛鄭訓下爲後訓武爲繼者合全詩之義蓋全詩所頌主於世德作求中庸曰無憂者其爲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此詩頌武王亦然以王后爲祖父以成王爲子聖聖相承爲夏殷未有之盛故篇首卽以繼美祖武名篇成王者生前徽號而沒因以爲謚猶湯之生前曰武湯武之生前曰甯王故三家詩說以

媚茲一人指成王而應侯指唐叔水經濁水東逕應城南注云故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引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對而封故曰應侯御覽封建部亦引此事而曰其後唐侯克愼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愼德是也此韓詩說以成王爲王誦以應侯爲唐叔蓋武王不惟以文王爲之父且以三后爲之祖不惟以成王爲之子而且以邢晉應韓諸賢侯爲之子皆能繩其祖武此眞中天未有之盛而將來萬年受祜可必也末章四方來賀不遐有佐毛傳謂遠夷來佐而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亦引是詩與毛同義其爲成王世頌武王之詩而嘏其貽謀燕翼之祥明矣惟是邢晉應韓皆武之穆不應獨以唐叔爲應侯或應侯總美諸子因唐叔最賢有名故韓詩以唐叔當之歟

問生民元鳥之詩毛鄭異義鄭祖三家論者謂三家近誕不及毛義之正而子舍毛者何曰正而閎焉則如勿正試問稷生所以見棄之由安在乎毛則曰從夫禋祀求子得子因故棄之以顯其靈異夫試墮地之子於再三必死之地則不情既明知其靈異而又謂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則不倫誕彌誕寘皆釋誕爲大爲顯其靈異之義則不詞後人求其說而不得於是有謂怪其產之易者則生子必產難而始獲願淩牢之太任不及寤生之姜氏耶至馬融王肅申毛謂稷遺腹所生爲衆嫌疑故嫄特棄之以顯其神則王基馬昭已辭闢之矣然則鄭所祖三家詩

說是乎曰是而未盡也其是者一則爾雅武迹敏拇古訓可徵二則頌言帝立子生商雅言崧嶽降神生申及甫與此言天命相表裏三則離騷鳥貽簡狄列子稷生巨跡皆周秦古籍不盡緯書四則公羊說聖人皆感天而生春秋蕃露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太史公受之董生非獨魯韓詩說五則周官太師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周魯特立姜嫄之廟孟仲子謂閟宮爲禖宮若非誕生有殊何爲特祀皇妣此諸古義固勝毛詩望文爲說矣而謂其未盡者則以鄭箋見棄之由過同毛傳且薄姬蒼龍據腹高祖成其貴徵姜嫄禋祀而歸厥夫未遽孀寡何以必其非人道耶至列女傳姜嫄履巨人迹有妊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則於文敘次不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且易生如達尚何不康不寧之有毛裏道碰曾無人井怵惕之仁孰謂母氏之聖善雖頌之乖訓哉葢嘗讀閟宮之頌姜嫄實與生民表裏而其曰彌月不遲是生后稷尤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切徵也史遷鄭箋謂及暮而生則品類所同卽慶其如達亦當曰易生不當曰先生當謂不難胡謂不遲矣初學記藝文類聚皆引說文曰羔羊子也羍五月生羔也犖六月生羔也犖七月生羔也說文引詩皆三家古義今本說文作犖然則先生如犖葢謂稷妣七月而生故一則曰先生再則曰不遲正與堯妣十四月皆遲速異常而神之也不坼不副指胞衣言猶甲坼之坼副通疈見周官月令葢兒生必裂胞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之生子連

胞而下其產獨易稷生亦然胞無坼副之形兒無災苦之啼古人未知後世翦胞之法故見其渾沌包裹形如卵然則以爲小產未成形而棄之居然生子者古人謂卵爲子（禮內則疏魚卵謂魚子也說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徐鍇謂孚訓信鳥之孚卵皆如期不失信鳥卵恆以爪覆其卵故从子也又鳴鵙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即取卵毀巢之謂　春秋蕃露曰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鳦卵而生契也白虎通曰堯知命表稷契姓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卵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論衡曰契母吞鳦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氏（五帝紀索隱同）居然驚遽詞驚其胎生如卵是以初棄諸隘巷再棄諸平林皆不知其中有嬰兒也（牛羊腓字之毛傳腓辟也字愛也或以爲乳字大非）追伐林之人棄諸寒氷乃有大鳥翼覆移時如伏卵然稷得鳥伏氣乃破胞而出如鳥出穀呱呱

堅堅其家始聞而收之故至是始言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明前此未嘗呱也自如達昧先生之期坼副失胞裹之誼生子匪奇異之驚三端不明義乃回邁割裂橫逆豈頡皇妣之文減性溺嬰大傷慈母之聖而乃播之聲詩薦之郊廟聖言謂經有若是夫吾故以經注經明稷生所以見棄之繇以申說文所引三家古訓如此

問曰毛傳以姜嫄爲高辛帝妃從祀郊禖鄭則以姜嫄爲高辛後世之妃同二王後得行禖祀二說互歧者何禖祀既在仲春則七月而生不過秋之仲季而得有寒氷者何曰經文本無禖祀之誼矧魯詩列女傳謂姜嫄禮祀所以求無子其非禖祀甚明況月令仲春牽后妃嬪御以弓韣禮高禖特出於呂覽之述

周制故鄭彼注謂高辛氏元鳥降祥生契後人以爲祿官嘉祥而立其祀故曰高祿是此祀尚因簡狄而立其起於後世不起上古又甚明思文頌稷獨以貽我來牟爲瑞故古文麥字从來周家以來牟爲祥不以元鳥爲祥則知稷以孟夏麥至稟姓及仲冬建子寒氷之時甫周七月而生其非姓於孟夏以前又甚明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世本史記同之而離騷亦云簡狄在臺嚳何宜鳥致貽女何喜又曰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氷上鳥何燠之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蓋舜郊嚳丹朱嚳孫故以爲王父尸此今文家相承古義而古文家毛公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皇甫謐並同見詩正義而鄭注檀弓時亦用帝繫篇嚳有四妃之文並無稷父諸侯同二王後之說然以嚳爲高辛始帝則非也上古別無國號郎以始祖之號爲國號嚳喾世號高辛猶史言黃帝與炎帝戰非謂神農而國語言少昊氏衰九黎亂德非謂金天也漢書引帝繫曰顓頊五世而生鯀而今大戴帝繫篇顓頊產鯀鯀產文命蓋淺人刪五世字以求合於五帝德之文水經注引呂梁碑帝俊生稷稷生台璽既稱帝俊必非諸侯考春秋緯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及易緯黃帝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則帝俊必高辛後世之帝爲摯堯契稷之父故得蒙帝嚳之號啟武敏之祥帝位不改國

號從祖何必如鄭說同二王後得行禘祀與毛詩大戴楚詞一
切冰炭哉曰然則張融謂果如史記毛傳堯摯稷契同產則堯
有賢弟曷爲七十載不用俟舜舉之且周魯胡特立姜嫄廟而
生民閟宮皆頌母不及父者何曰詩言以弗無子則是得子最
晚故稷契年最少而摯堯以長先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然周本紀稷
好稼穡民皆濂則堯聞舉棄爲農師列女傳堯使居稷官更國
邰地遂封棄於邰（毛傳及閟宮則堯用稷久矣尚書舜命禹益
垂伯夷皆有咨有讓而稷契皐陶無之鄭謂此三官是堯時事
舜因禹讓述其成功舜本紀亦謂禹皐陶契稷伯夷夔龍垂益
彭祖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咨十有二牧焉蓋及堯
九句禪位時稷亦已七十餘歲矣特因禹平水土之後始收艱

食鮮食之功至八元八愷並無禹稷契益之名而左氏以皐陶
與庭堅並稱安知非分屬二國之祖則知元愷不過五臣之僚
屬朱虎熊羆之等輩故謂高辛氏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而舜舉
之如必據此十六族爲五臣世濟其美證稷卨非堯弟則禹鯀
父子而一則世濟其凶又以何者爲世及豈信
經不如信傳耶至周魯姜嫄廟者閟宮毛傳以爲先妣之廟又
引孟仲子說以爲禖宮則是商代禖宮祈子之制當祀簡狄周
因其制而改祀姜嫄歟周禮鄭注謂周立廟自后稷始舉無專
廟姜嫄無所祀是以特立閟宮祀之蓋周人既以后稷爲太祖
廟又以配孟春南郊之祀故帝舉遠祖不更立廟祗配冬至圜
丘之禘而平日則藏其主以爲稷親而舉尊也若如鄭箋以姜

嫄爲高辛後世之妃同二王後得行禘祀是世爲諸侯何以有郃家室別爲創國之始且鄭志謂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如蒲盧煦桑蟲成爲己子則亦未嘗以稷非人道所生而國家報祀血食不及知母不知父戎翟之道則然且不禰其父而禰其天儕姜嫄於房后擬上帝於丹朱誣聖褻天古無斯倍故知禘嚳者商周所同祖契祖稷者商周所異禘祀或狄或嫄者亦商周所大同而小異是以元鳥生民皆止述契稷爲始祖簡狄姜嫄爲先妣而不必上溯於嚳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及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者郎維嶽降神天授非人力之謂以絕末世閽干天位之心故褚先生述之謂詩言契稷無父而生案諸傳記咸言有父詩言生於卵迹欲見有天命精誠之意耳

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乎至緯書益以感生帝靈威仰之云始近語怪吾復原禮制推禎祥正世系以申三家之本義蓋如此

問生民詩近人銳意求通有據劉向列女姜嫄簡狄二傳止言有郃氏女有娀氏女而不言其夫謂皆在母家不夫而娠者有謂先生如達羔稷形似羊如庖犧牛首蛇身怪異致棄者又有謂高辛氏帝郎摯而嫄郎摯妃稷郎摯子帝摯無道諸侯叛伐而立唐侯稷之生也不先不後適當此不康不甯大亂之際而免身其時六宮迫逐倉皇蒙塵故生子棄之艸莽者此數說皆望文小通會旨全闕未遑深論又有依傍鄭義以稷非嚳子而并改殷周禘嚳之義謂鄒子五德之運唐木虞土夏水殷金周

火繼世者從其所勝如周以火克金秦以水克火是也制祭者從其所生如周人禘嚳木德木生火殷人禘舜魯語禘嚳郊鯀祭法禘舜土德土生金是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蓋以德之所生非以丸之所系也匪惟說詩之創闢幷闢議禮之異同願聞其得失曰是說也毋論推之於殷以金繼水夏以水繼土不合推之虞夏皆禘黃帝不合且其於五德遞嬗之敘亦嘗然未覩漢書律歷志曰庖犧氏繼天而王爲百王首德始于木故爲帝太昊庖犧氏沒神農氏作以火承木故爲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土生金故少昊曰金天氏金生水故顓頊爲水德號高陽氏水生木故帝嚳爲木德號高辛氏木生火故唐堯氏爲火德火生土故虞舜氏爲土德土生金故夏后氏爲金德金生水故殷商氏爲水德水生木故周氏爲木德木生火故漢氏以堯後繼周復爲火德惟郯子言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其工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閒非其序也周人去其行序故易不載猶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閒故伯而不王以上律歷志又漢書郊祀志贊曰漢興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彼以爲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德而克之劉向以爲帝出乎震故包羲氏始王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閒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矣是則夏金殷水周木其繼世皆非相勝其於禘嚳又皆非所生也後人徒見夏后元圭之錫殷

周白赤之尚妄臆爲夏水殷金周火不知三代所尚隨三正而
改不隨五德而異何者周人以夜半爲朔正建子物之根株色
尚赤殷人以雞鳴爲朔正建丑物之芽色尚白夏后氏以平旦
爲朔正建寅物之成色尚元雖自唐虞上溯羲農皆不出元白
赤三者爲循環如高陽赤縕高辛黑縕唐堯白縕從無尚黃尚
青之世以五德由後世論定故其工嬴秦得黜諸五行之外非
若三正三尚之當代所自定非後王可升降也色惟三而德有
五其義不可相配故德有順生而無逆克安得近舍所繼相生
之代而遠禘古皇以爲五德所自出之帝哉漢用夏時法當尚
元自鄒衍之流混五德於三統於是秦黑漢赤莽黃皆謂以水
火土爲配遂并誣三代所尚指爲五德之據以紊五行之序後

人復以禘所自出之帝傅會之而大義微言於是熄矣予於尚
書月正元日下已發明董生三統五德之義而於生民禘嚳復
正之以起詩禮之墜焉

問生民後三章毛以爲稷之郊祀堯所命箋謂二王後之禮然前二章
無祀天之義故後儒有以誕降嘉種下爲后稷侯國之祀末章
爲祀稷配天者有以此三章皆屬後世之祀稷前則祀之爲稷
神後則郊以配天者皆與毛鄭異誼其得失若何曰經文疑似
必舉全經之例以定之大例既合又審數章文義以明之服虔
用韓詩以大雅鳧鷖以前皆頌文武詩而靈臺以上爲文以下
爲武則生民詩蓋述武王有天下而推本於稷故爲武王之詩
不得如毛鄭專頌稷自郊祀不及武王二不合矣若以生民與

思文皆郊稷之正歌故專頌稷事則當列於告神之頌安得大雅中有郊祀樂章又不合矣詳大雅未章發微　表記作后稷兆祀不得謂與前章肇祀相應箋云肇郊之神位蓋用韓義破肇爲兆也但當爲末章之箋不當在前　鄭彼注用韓義云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明爲武周郊稷非如傳箋稷自郊祀三不合矣前章誕降既蒙有邰之文此詩蓋因祈穀祀稷之明日繹祭而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播種之祥爲有天下之本以告嗣王惟其非郊祀正歌故不列於頌以歸肇祀謂后稷以播種之故始得創立大小祀典爲有國之始也次章誕我祀如何以下則言後嗣邰岐子孫皆於新穀既升烝祭宗廟旁及五祀又祈來歲之穡事於天祖是以香升而上帝歆惟后稷有配帝之功故子孫今日得舉郊祀故曰庶無罪悔以沇於今以見今日之有天下莫非后稷粒我烝民之功德也表記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詞恭其欲儉其福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沇於今其云后稷之祀者猶左傳實司太嗥與有濟之祀郎謂周人祀后稷之禮恭儉易舉若謂美后稷之德豈有不舉其粒食大功而專頌其修祀之恭儉者乎不有表記之文孰證韓詩之例

問既醉箋謂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子既謂優於毛序太平之說而又主韓詩以既醉處鷺皆文武詩而不屬之成王者何曰雅頌皆作成王之世而匡衡曰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考下武毛序亦以爲武王之詩而詩

再曰成王之孚 成王者生存之稱詳正大雅發微及周頌答問其云孝思嗣服則錫類之不匱也來茲繩武則祚允之永錫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祉則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知下武之義則知此詩之義矣國語叔向並舉此詩與昊天有成命爲皆頌成王之德而申之曰類者不忝前哲壹者廣育民人萬年者令聞不忘祚允者子孫蕃育夫昊天有成命頌成王而序以爲二后配享之詩知昊天之義則知此詩之義矣故曰言孝必及神國語景命福祿必曰祠之介爾而所謂福者又無過於世有賢嗣世有賢佐世有丙助三者而已何則所謂神者祖考也成王之祖考皆聖人也非私其子孫者也聖人之心豈徒欲其不忝子孫肆然民上哉故曰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先后丕降與女罪戾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殷先王及後王後民 先王湯也後王聖賢之君六七作也後民卽所謂乃祖乃父丕乃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者也其命旣終其神明精爽雖藏而其痾瘝斯民之心猶在皆知以斯民之苦哀籲於天欲其後嗣之丕且執也何則商周之高后先王皆聖人也非私其子孫者也其神之福祿必擇賢嗣賢佐賢助而介之者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夫誦其公尸之詩而知其祖考之神聖非頌文武之詩而何

問曰子以鳧鷖爲繹公尸傳言公尸天子以卿籩言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宋儒則以周公追王止於三世則廟中莫尊於先公之尸故但言公尸者何曰詩首章曰鳧

鷺在涇其下沙渚深豐皆承涇言之涇者豳地之川不經豐鎬則詩明指先公所國其頌先公之詩明矣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辟嫌詩正義引然則周禮王尸之制方且辟公使卿豈反以公名其尸哉方其爲尸則不臣故雖卿爲之而不名卿尸又安得冠公爵於尸上哉曰簭以在涇喻宗廟之尸在沙喻四方萬物之尸在渚喻天地之尸在滭喻山川社稷之尸在豐喻七祀之尸固爲臆鑿然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祀勝國社稷則爲之尸曾子問有五祀之尸絲衣序有靈星之尸又詩疏引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白虎通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則神祇之祀固非無尸者何曰公羊說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入者無主不止祀天地社稷山川五祀必有配享之人鬼焉爲尸者配享之尸也同姓配享同姓尸之異姓配享異姓尸之非天帝神祇之尸也然配享之鬼亦有主有尸尸位木主之左主在尸右皆南面故廟中有事尸於堂事主於室之禮尸之於主猶尊者之有侑食焉非卽以尸爲主也

問公劉遷豳毛傳以爲本居於邰遭夏亂迫逐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呂氏讀詩記謂國語史記不宿已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拓大境土遷都於豳果爲自邰避出乎抑在戎復興乎史記周本紀傳會太子晉十五王衞彪傒十五世之語此謂賢君謂不宿后稷子公劉不宿孫中惟鞠陶一世以周十

五世當夏殷二代千二百年之久而鄭譜以公劉當太康時則不宜已當太康韋昭注不應祖孫其世昔人雖皆規其失究罔折衷者何曰此後人誤讀國語史記非國語史記誤之也后稷官名非人名也國語言昔我先王世后稷俗本無世字宋本有之以服事虞夏言世爲后稷之官卽皆蒙后稷之稱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邰芮岐畢吾西土也若指稷棄一人則封邰自唐何得云自夏乎故知周本紀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云者蓋統稱虞夏以來不窋以上諸君皆居稷官世有令德非指稷棄一世也其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棄其官而奔戎狄之閒者正以后稷之官至不窋始失故書后稷卒於不窋之上蓋指其父非指其

始祖言也水經注呂梁碑及路史並云帝俊生稷帝俊當卽帝嚳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又山海經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爲牛耕是始爲國郭璞曰得封爲國則不窋非稷棄子甚明稷當唐虞世台璽當夏禹世叔均當啟世不窋當太康世其間仲康帝相兩王值羿浞之亂至少康中興自應復稷官而史於不窋後公劉前獨數鞠陶一世則鞠陶或自邰反位之君及公劉初年始復失官於邰歟此其可攷者一至公劉非不窋孫則據史記婁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善累德十餘世公劉辟桀居豳夫言十餘世則非稷會孫幷非卽不窋之孫明矣夏祚四百餘年三十王傳亦言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後三百餘年爲一世不遠人情言辟桀則當夏末非太康之亂匈奴

歲戎狄攻太王邑走岐下作周夫言公劉失其稷官則自邰出豳白虎通曰后稷封于邰公劉去邰之邠京師篇非自戎入豳明矣言公劉至太王止三百餘歲則明爲自湯末數至武丁初故後漢西羌傳亦曰后棄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則公劉居豳當在其時是辟夏亂而遷近西戎非由戎狄而遷近中國其可攷者二然則周語惟數十五王者不窋爲失官居邰之君鞠陶爲自邰反位之君公劉爲自邰遷豳之君周初無此三君則國且中絕故特紀之而台駘叔均諸世皆不及焉自公劉以後則豳爲王業所基不容更略故公劉至亶父三百餘年中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祖類入世豈由稷至劉中閒虞夏惟歷二世乎禹至桀實十三世本十七世除兄弟相及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足以當之湯至紂實十五世本二十九世除兄弟相及公劉至文王十二世足以當之故知周語所舉詳豳略邰而史記千餘歲僅十四世之誣昭然明矣其可攷者三蓋國語不窋失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閒失官非失國也言失王官而歸就國於邰非遷國也邰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南夏時戎翟偪處涇洛之南不窋自京師而歸處於邰偪鄰戎翟至夏末公劉乃自邰而遷豳後人誤以戎翟爲非邰地試思豳在邰北百餘里若如括地志謂不窋城在今慶陽府距邰西北四五百里則是不窋已深入戎翟公劉何復由邰遷豳耶

問豳在邰北更偪戎翟奈何棄邰而遷豳且豳州距武功之邰僅百餘里朝發夕至乃裹糧陳兵張皇舉動者何其軍三單毛

鄭異義究無定解者何曰夏商之際戎翟入居涇洛邠郃及岐皆與戎翟錯處但土曠人希爲中國甌脫不爭之地非封建之國故可由人之擴境亦未必棄郃不有故涉渭爲亂卽仍有渭南郃地之證史記亦謂公劉在戎狄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附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則是從漆沮渡渭以致南山之材已通郃岐爲一境其後殷道中衰古公始辟戎翟復返於岐岐在郃西數十里苟郃地久失古公安得復居於岐乎毛傳言公劉遂平西戎而遷其民其軍三單明爲平戎遷國之事又言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則湯初攘戎氏羌賓服列國咸拓境宇徧於隴西之事故卒章止旅乃密芮鞫之卽韓詩

作汭陭之卽周官職方雍州其川涇汭鄭謂芮在豳地引韓詩證之地理志亦謂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陭雝州川也（此魯詩同韓也芮汭同字）則公劉初遷僅夾皇過二澗至是歸附日廣乃逾涇而西居於汭濱近秦隴矣此平戎擴土之明證若非陳兵裹糧安能攘逐戎寇爲十八國之盟主乎至其軍三單鄭箋謂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胡氏承珙駁之曰此以單爲盡乃後世掃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王肅謂婦女居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爲在道禦寇之備（正義駁之曰章已言至豳不宜此文方說在道禦寇之事）皆不得經意而毛傳三單相襲之誼亦未有能發明之者王氏夫之曰單者董仲舒所謂口軍也相襲相代也百畝八口之家率可任者三人三丁而用其一單卽一也其上役充伍則又更番休罷以相代蓋草創權制上下同患

故民勞而不怨然此惟以度隰原之賦而夕陽之山瘠者則但
徹田爲糧而不賦其軍及芮鞫既即止旅乃密之後則隰原賦
亦應漸減矣毛義精確足徵古制自孔疏來未有能發明之者
問卷阿之詩言豈弟君子者六言君子者二鄭箋皆以指臣下
又分君子與吉士爲二集傳以君子即成王吉士即賢者陳氏
啟源謂君子若屬成王則二三四章全無勸戒徒爲頌禱之詞
者何曰早麓詩言豈弟君子者五皆文王也洞酌言豈弟君子
者三皆成王也此與洞酌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不應頓殊義
例韓詩外傳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爲也蓋人君任賢
則逸可冀恭己南面無爲之治此全詩之綱領即勉勉我王綱
紀四方之語國語周之興鸞鳴于岐山韋昭證以是詩呂覽

高誘注周室鳳皇至于山澤亦引詩爲證則卷阿當在岐陽而
琴操載成王作神鳳之操則所謂來游來歌者也首章爲成王
之矢音末章爲召公之矢詩君臣相應何得如箋謂豈弟君子
來就王游而歌試思臣下陳詩有此自詡乎吉甫作誦孟子作
詩家父作誦奚斯作頌皆見意篇末烏有發端即自稱君子矣
音者乎三章皆言俾爾彌爾性其陳天意以戒成王至諄且切
何謂頌禱之詩亦皆諛詞豈天保定爾之詩亦皆諛詞乎馮翼孝德皆
詠得人箋以有孝爲成王有德爲羣臣而上文馮翼爲尸之馮
几佐食下文引翼爲祝之贊道扶翼以禮鑿詩以文害詞不足
深詰至爾雅明言顒顒卬卬爲君之德則豈弟君子明即令聞
令望之王若轉指臣下則四方不綱於君而綱於臣乎鳳皇翽

羽以興吉士而君子天子則皆謂王猶出車六月篇王與天子錯稱言不負王之任使卽所以媚茲一人鄭乃以衆鳥慕鳳皇而來猶多士慕賢者而往則經何但言鳳皇不言羣鳥乎陳氏又謂集傳本於紀年不足取信朱子安能預見明人僞造之紀年豈國語鵀鵀之祥呂覽琴操之說亦皆傳會不足信乎召公因鳴鳳之祥而陳詩猶周公因嘉禾之祥而陳書天麻滋至不以慶而以惕故詩言俾爾彌爾性者三人君以沖幼豐豫符瑞嘉祥日至其性將驕溢而不可制小人日親君子日遠漢武帝唐明皇宋眞宗東封西祀興聲色邊功並進其祥蚊乃所以爲祆也欲其德性始終堅固必尊賢而納諫故與其慶巢閣之鳳不若求人中之鳳聽其言如朝陽之鳴引其類如萋萋之集衆賢並進養成君德何患國家之不敉甯天保之不孔固哉珍禽非祥賢才吉士爲祥斯眞祥矣謂詩義主於任賢則可謂專詒臣下則不可夫君不任賢臣何能爲力是豈責難之義納牖之體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終

仁和邵順頴
海甯蔣廷徽校